

新大陸

詩雙月刊二零二零年八月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Aug. 2020

179



李白《上陽台帖》



宋徽宗《題李白〈上陽台帖〉》

作者：羅青、魯鳴、魏鵬展、王渝、代薇、蘇拉、向明、陳韶華、林煥彰、蔡可風、于中、嚴力、謝勳、長篙、桑克、葦鳴、叩求思、馮晏、童童、王宣淇、夏子、水央、星子安娜、林德功、陳聯松、張朴、雷默、世寧、俞昌雄、伊沙、顧霞、李明聰、銀髮、黃赤影、殷剛、陳葆珍、余問耕、陳威宏、遠方、王妍丁、李斐、達文、饒蕾、郭淑萍、李國七、王勇、馮馮、嶺南人、走哈、林啟、冬夢、施漢威、章治萍、項美靜、左邊、力虹、徐夢陽、高潤清、秋原、方壯靈、鄭建青、逸雲、林曉波、韓延曉、陳銘華、岩子、陳殿興、楊于軍、何世進、劉荒田、劉耀中



目錄

No.179

目錄 封面裡 ● 編輯筆記 封底裡

詩創作

羅青	我無法呼吸、我不能呼吸	3
魯鳴	弟弟	3
魏鵬展	坐在木板上的釘 二首	3
王渝	宅家之後·黃昏七點	4
代薇	心愛之物 三首	4
蘇拉	青蛙	4
向明	太平盛世、幾粒米的煩惱	5
陳韶華	生如夏花金銀帖	5
林煥彰	你不走，我走	6
蔡可風	總算寫完了這首詩	6
于中	疫情	6
嚴力	插頭、AA制、和平	7
謝勳	紅烏龍茶	7
長篙	離開 二首	7
桑克	派對	8
葦鳴	你們	8
叩求思	詩之輕、好喝的水	8
馮晏	清明祭拜	9
童童	你、獨處	9
王宣淇	寫信	9
夏子	夏至俳句記日環食 二首	10
水央	2020 春分 三首	10
星子安娜	穿越	10
林德功	讀倪雲林	11
陳聯松	人疫	11
張朴	銀河模型的倒影	11
雷默	傍晚的河邊堆滿了枯草 三首	12
世賓	橋	12
俞昌雄	螢火蟲覆蓋的夜晚 二首	12
伊沙	鳥鳴系列 2	13
耘乙	十四行：美學過遷	13
顧霞	樹洞、最黑的鳥	16
李明聰	故事、不變的生靈	16
銀髮	因而成為淒美的傳說	17
黃赤影	三月的海	17
殷剛	春天的墓園	17
陳葆珍	小鳥	17
余問耕	懷·想	17
陳威宏	一天一天掛住	17

遠方	夏意	18
王妍丁	龍抬頭	18
李斐	紐約初春	18
達文	晚詞 四首	19
饒蕾	家，回家的路 二首	19
郭淑萍	雪落人間	19
李國七	背光、廢墟	20
王勇	爸爸	20
馮馮	大噴吶 三首	20
嶺南人	湄南河黃昏 二首	21
老哈	文明，另有其面目 二首	21
林啟	感動、夢窗、舊屋小院	21
冬夢	雲飄過窗前我會想起什麼	22
施漢威	校廊、閑居	22
章治萍	鐵城山、仙女洞	22
項美靜	影子	23
左邊	台北 101 大廈	23
力虹	悲愴四章 3：颱風過境	24
徐夢陽	你睡了	24
高潤清	島嶼遺民	25

散文詩專頁

秋原	石頭 & 惡作劇	14
方壯霆	美極了	14
鄭建青	微微足道	15
逸雲	絲盡心不死	15
林曉波	宜賓李莊	15
韓延曉	我的前世是一株麥子	15
陳銘華	殘堡、烤鴨店、停車場	16

譯詩

逸雲	第二次臨世／葉慈	26
岩子	致妹妹／特拉克爾	26
蘇拉	Jason Shinder 詩選譯	27
陳殿興	紀念屠格涅夫	28
楊于軍	時間的織物／桑格塔·古普塔	29

評介

何世進	一個青春處子的抱負與憂思	30
劉荒田	《散文詩五論》序言	32
陳銘華	《散文詩五論》後記	34
劉耀中	智利詩人米斯特拉爾	34

詩訊 封底裡

顧問：

非馬 (芝加哥)
 鄭愁予 (康州)
 葉維廉 (加州)
 張錯 (洛杉磯)
 羅青 (台灣)
 (排名不分先後)

主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陳銘華
 達文
 遠方

名譽編委：

李雄風 (洛杉磯)
 榮惠倫 (芝加哥)
 冬夢 (香港)
 劉耀中 (洛杉磯)
 施世雄 (三藩市)
 謝勳 (三藩市)
 王克難 (爾灣)
 余問耕 (越南)
 李國七 (吉隆坡)
 王性初 (三藩市)
 吳懷楚 (丹佛)
 陳聯松 (北加)
 盧邁 (紐約)
 嶺南人 (曼谷)



請掃描二維碼關注新大陸

公眾號編輯：

蘇拉

■羅青

我無法呼吸

以公開向上帝祈禱的 公義姿勢
以執法之名單膝跪下 安靜施暴
不動聲色的狠命壓閉 脖子氣管

掙扎在捕蠅紙上的一隻 小昆蟲
忽然被一把失手掉落的 捕蠅拍
當頭——————擊中

註：電視播出，非洲裔美國人福洛一德，雙手被反铐，在路人圍觀錄影下，遭白人警察用單膝壓喉術，當街謀殺，有感。福洛一德生前曾微弱呼救：I can't breath 宜譯成：我“無法”呼吸，可得雙關之旨。

我不能呼吸

從西方來的白人至上主義 單膝跪下
從東方來的種姓至上主義 單膝跪下
從全球來的黨國獨裁主義 單膝跪下

藉憲法、民主、自由、人權的名義
藉法律、選舉、罷免、公投的名義
以嚴詞硬拗狡辯幹盡無恥卑鄙不法

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準確無比的
把膝蓋優雅的壓制在你我的脖子上
幫助呼吸困難的我們完全不能呼吸

註：在路人圍觀錄影下，雙手被铐的美國非洲裔平民，遭白人警察當街以膝蓋暴力封喉，謀殺於警車旁。死者生前曾微弱呼救 I can't breath。引發全美大小 140 城市遊行抗議，並蔓延至歐洲各國。

■魯鳴

弟弟

弟弟
我這樣稱呼你
人類今夜也這樣稱呼你
我突然發現，自己的聲音很累
站在你面前，我無能為力
我的陽光如此膚淺
它無法穿透我的膚肌
謝謝你的燦爛詞句
增添我活下去的勇氣
它們是我黑夜的燈牌
只有那些被別人不在乎的細節
依然廣闊，遠和近都是同等距離

弟弟
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
這樣稱呼你。人類明天呼喚你的名字
群體擁擠不堪，我從此不再提起你
讓我感覺到你就很好
讓我放棄那幾十座城市
日子一天天長大，我在一天天變小
只有你明白，所有的水不是瓦爾登湖
所有的道路都通向一個世界
而你，現在躺在湖水之上
寧靜祥和，平安幸福


我們接受各界樂助印刷
費用，數目不拘。支票
抬頭請寫 Warner Tchan
寄本刊通訊處：
329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感謝 于中 \$200 支持
方壯霆 \$200

■魏鵬展

坐在木板上的釘

木板上的釘
尖銳而不曾收藏
小心翼翼避開
鋒利的釘尖
我坐在板上
風吹，身軀搖晃
設法避開釘尖
我明知
已安坐在其上
雨下了
濕了的釘尖
不曾有鏽斑
我在靜候
雨後天空
可能的彩虹

2020年3月31日·夜

冰冷的玻璃門

飛進冰冷的玻璃門
一個似是而非的空間
我一再自我迷失
無法找到一棵樹
我在冰冷的空間
盤旋
向著明確的前方
飛翔，但我一再疼痛
碰壁

2020年5月31日·下午

■王渝

宅家之後 黃昏七點

為了想親近太陽
我提早走上陽台
患了懼高症
我只得忐忑不安靠緊牆壁
慢慢地移動到那張椅子
坐到安穩
目光才放心巡視
仰望藍天上漂遊的雲朵
看看對街的陽台
幾隻欄杆上的鴿子
興致盎然地俯視
街邊樹換了一身春裝
綠的那麼歡喜

稀落的行人
為什麼每一步都踩出歎息

黃昏七點
致敬醫護人員
整條街騷動
狂歡叫喊夾雜著口哨和擊打
最多是大家的鼓掌
我吹起口琴
心裡想著吹一曲春天
流溢出來的卻是“夏天裡過海洋”
實在是盼望夏天
盼望夏天裡過海洋

藍天湧向我們
湧成無邊無際的海洋
夢遊其間
我們各自尋找自己的夢

2020/04/10

■代薇

回憶中的人最好 不要相見

東郊很冷
山上的梅花更冷
每一個瞬間
似乎都不值得強調
它開放
只是因為它要開放

不是每片雪落下來都會被看見
梅花有多香
此刻就有多遠
回憶中的人最好不要相見
見了，回憶就沒有了

心愛之物

昨夜又夢見你了
你回到我們中間
像遠行歸來的旅人
“脫落的陽台沒有陽光，也沒有早餐。”
即使是在夢裡
我也清楚這是假的
空間的轉移獲得了
時間的深度
夢見你，那絕望的美妙
就像奮不顧身跑回正在失火的房子裡
取我的心愛之物

如果愛過又分手

愛過的人一旦分手
過期的食物開始變質
腐爛，每個回憶都像是一次自殘
念念不忘，必有耳光

■蘇拉

青 蛙

我始終想起的透明的青蛙，
以及它被照亮的瞬息。

傍晚瞬逝的暴雨，
一座點滿火把的小城。
水邊階梯散落著人群。

它臥在手心如同一個秘密。
一片夏天的雪花。
透過燈一般的皮膚
我能看到
它心臟微小有力的鼓動。

那是僅有的時刻。
浮現如一個漣漪，
一個寧靜的環。

接著嘈雜聲湧上來
一隻隻紙船流向燃燒的河面。

2020年寄自紐約

入口綿柔的酒
後勁十足
它是壞掉的水
失敗的火
走偏的糧食……
如果愛過又分手

2020年寄自南京

■向明

太平盛世

少了魚的穿梭
這汪平靜的水域怎會漣漪得起來？

缺少水的擁抱
那群魚怎能夠自在地悠哉游哉？

魚群來了之後
那汪水便開始焦慮如何保持自清

有了盈盈的活水以後
群魚便不時有誤食吞嚥的恐慌

常言道水幫魚，魚幫水
魚水交歡了麼？
太平盛世便會到臨了麼？

2020年六月七日上午九時，聞高雄
市罷韓成功，議長憤而跳樓自殺。

幾粒米的煩惱

經過篩檢
成了絕對的少數以後
那幾粒米
便只剩空無的煩惱了

已輪不到被水火蒸煮
也絕不可能被選為優質
一些挑剩的米粒
從此頂多，可有可無

2020/6/7

■陳詔華

生如夏花金銀帖

美人蕉的金紅帖

仲夏夜之夢 珍珠蚌中粉蝶世界
環碧園的島國 剔透 通靈
一片自由的金殿 唯有王后
最新一代為碧水惹禍的美人兒

一小片彩虹的封印 吞吐魔方
石榴羞愧 半掩過紅的脣膏
那被朝代偷去的後庭花
今朝 敲著商女的檀板
闖過救亡的封鎖線

與祖母母親有著血緣關係
與牡丹月季遞獻薪火上的村莊
用充滿色彩的會議重塑晚霞
大半片天堂正流進你倒影的
版圖

此刻，你甘願死去並樂在其中

2020.5.31

合歡花開的彩羽帖

鳥翅上的海霞 羽毛上的笑靨
彷彿成吉思汗 血戰後
燙金王座下的大帳
撐開九十九重的穹廬 漲破
血海中勝利的號角 狂放的歌舞

五月的風 帶來多少夢想與光榮
辛勞的宙斯 派來慈愛使者
正格外恩寵我們年輕的下一代

十個國王帶著財寶 環繞
在我們身邊，喚醒性的幻想
喚回青梅的密約 紅杏的初夜

你我的心逐漸年輕 血脈通暢
面對新生花冠上的露珠
我願還原一萬個塵世的幸福

2020.5.29

睡蓮的白金帖

牛蛙登上睡蓮 學著牯牛吼叫
它的喉管中，爆發牛耕時代
無際的炊煙 沉痛的鐮刀

鯉魚在蓮葉邊緣，修練
吟誦榴火照亮的波羅蜜心經
前世的書生在石舫上吹笛

河蚌派出探子，在水底藕節處
蓮花骨髓中偷取燙金的脂粉
暗孕白夜的珍珠

一對微形鵝鵝從大海穿越而來
啄食美人蕉在水底放飛的煙花
二十年前，母親庭院的紅蜻蜓
返回 獨立花蕊 半憂半喜

水面被花萼囚禁 又無罪釋放

2020.5.27 環碧園晨練中

梔子花的白銀帖

細雨中的鏽鑽 在箏弦上敲擊
暗夜中 母親一生的辛勞與清白
在鷓鴣吐露清水河的霞光中
打開，民歌四個方向的源泉

白鶴佇立崖柏 白鷺擎舉半空
五月的風 運送芬芳的天使
甜蜜親吻 村莊的病痛與芒種

連續七天 月亮在花萼中脫蛹
白葡萄酒杯在夜的銀輝中飛翔

淨化井水 哦白銀時代的女王
為我們開闢了一個純粹的王國
使我們滿腔的熱愛與鄉愁
可以自由統治
佈滿麥穗 鐮刀上的落日

2020.5.26

■林煥彰

你不走，我走

——致新冠肺炎病毒

春雷又響過幾聲，
雨淚，又下個不停……

一月二月三月，都走了
四月也已跨出了第一步，
我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
認識的和認識的，他們和她們
本國的外國的，
中國的美國的，
韓國的日本的，
義大利的，西班牙的
幾十千幾十萬的人，都走了
你，新冠肺炎病毒
花冠都早已為你加冕，
也早早為你整裝，加上皇袍
你是已夠風光，已夠體面了
在人類史上，你已足可留名
千千萬萬億萬年，
你，為什麼還不走！

你不走，就是不走嗎
今天不走，
明天不走，
後天
後天也不走嗎？
那我，我我我——
最後，還是我我
我走
好啦！

2020.04.02/06:03 研究苑

■蔡可風

總算寫完了這首詩

庚子年四月初五，內子伍麗華因染新
冠病毒去世，填江城子詞以代哭之。

燃點起一縷檀香
要接引麗華你，我的妻房
我相信祈禱，相信奇跡
相信有治療中風的偏方
期待著有一天，你
輕盈盈地再度晨起
對鏡梳妝
由我當個畫眉的張敞
八個年年月月日日了
仍固執著 我的希望
為之動容的家庭醫生
也大談痼疾及醫術的
隨科技進步而彼消此長
讓你勃發出獨特的剛強
因你而驕傲
我樂意為此窮忙
祇是在心深處偷偷暗藏
幾番刺痛、一脈淒涼

麗華，我的妻房。
誰都難料的病毒冠狀
在隱瞞與謊言聲中
溢出武漢，肆虐八方
亞歐非澳大陸至小島僻壤
重洋外 花旗也禍從東降
疫潮籠罩下的一片驚惶
生命財產 同受重創
病殘老弱，弱在腑臟
醫生護士及助理人員們
忙得東奔西闖，如上戰場
看不見的敵人四處擴張
百般無奈，難免萬人喪亡
麗華，我的妻房
你何以也罹患此災殃

■于中

疫 情

疫情之前
我們醉生夢死

疫情之後
我們生死夢醒

5/30/2020 寫於休士頓

驚愕慄人的電話
打斷了我對麗華你的祈望

你每次旅行都自理行裝
今次由我打點，孤單迷茫
哪件合時、哪件適意
哪套亮麗、哪套大方
我在問你啊，你
怎不發句聲共我商量

無數通電話為我開釋
多少種宗教為我療傷
我接受，所有出於愛的心腸
轉告給麗華你 令你
不必記掛著我鰥寡稽顙
你不必獨自做遊魂在外
夜夜，我會長留半張床
隨便你，伴陪在身旁
還是，躲藏在我的夢鄉

我矜持著自己的信仰
彼此尊重，略異又何妨
只求是，出自心靈的善良
你我共識的筆友海鷗女士
陪伴著你一起步上 天堂

2020年5月10日母親節

■嚴力

插 頭

人工太陽能
有了自己的造詞後
就走進了由中央系統
調控的室內季節
而窄小的手機視頻
收攏了你的視野
但我內心的敘述腔調
依然是平穩的敘事口音：
新器物時代的驚奇
不足以改變
日子間既定的行距

驚奇的原始能量時常電量不足
所以處境裡轉不出去的飢寒
多少年後也不會相信
麵包上長出了充電器的插頭
更不相信眾人的吸吮裡
充滿了個人的乳汁

AA 制

我和賊或者小偷
是同一個人
功能沒什麼不同
此時賊偷了小偷
彼時小偷偷了賊
而此時與彼時
我參與分贓
這就是說
三個人吃著一個人的食慾
而人體的體制規定了
誰也不必請客
請禮貌地使用 AA 制

2019.5.

■謝勳

紅烏龍茶

鹿野高台
山嵐朝霧繚繞
一心二葉的華貴
包裹著那股驚艷
雍容的烏龍性格

當萎凋深沉
當發酵走近圓熟
紅茶的甘醇餘韻
便在一杯滿溢的氤氳中
款款舒展

生活偶得的
片刻沉澱中
緊緊守護著當下
這一片帶點橙紅
如茶湯的坦蕩

和 平

人為的轟炸與污染
令藍天往高處不斷地飛
而想像力
以前者的原因
讓和平成為了
既是名詞又是形容詞
並是措辭和高度的
一個詞

沒有這個詞也可以
但必須先刪掉
沉溺在文人與政客筆墨裡的
天地

2019.3.

■長篙

離 開¹

如果，你離開時，我會傷心
那麼，當我離開的時候，誰又會傷心

問那些見證的人，他們不在了
天空不說話
只有鳥的歌唱，綠葉間
並不是我想要的答案

如果，你真的要離開，連行囊都忘了帶
那些熟悉你的人，都來不及告別
那又能說什麼？
講一個發生在很久遠的故事

假如你走了，從容地摒棄塵世的一切
那麼挽留，又有什麼意義
那些表相的幸福
並不是你想要的生活

如果你要走了，我只能沉默
繁華中，喧囂仍然佔主角
只有夜的虛空，才有你微弱的資訊

離 開³

是的，這不是一個歌功頌德的時代
沒有王者僕從

時光，平凡得似水
悲傷，已成習慣

四月，多雨的季節，花似戀人
我無法收檢隨風的香味

那些潮濕的腳印
不是你的
便是我的

2020.4.20 湖南

■桑克

派對

舞蹈是複雜的。
差異不僅來自腳和手，
還來自對山水的認識，
對旅差費的認識。

不同級別的酒，
組成新的或者絕對權威的
中央——你一眼就能看見
慾望化身。

女士的樸素
與酒瓶的陳設一樣
都只是表面的。
表面的燈火多明亮。

抒情詩和小提琴，
適於此刻出現自身的微笑。
從肚臍眼裡，
從皺紋的壟溝裡。

在單獨的房間中，
操縱對舞的人選，
而且更能決定
窗外觀望者的生死。

冷靜的觀察員，
抱臂與窗戶保持半米的距離。
天與地的距離，
並不需要隱喻。

雙重生活不乏其人，
從邀請舞伴的手勢與交談之中，
俄語或者法語，
只是一條滑溜的金魚。

誰能設想結局？
懷疑是肯定的，只是看不見
夜晚的未來。
夜晚催生傷感的舞會。

■葦鳴

你們 ——美國近事

你們單膝下跪，仰望上蒼
說是為了

為了使你們
傲慢或越加卑劣的信仰

我們卻都已經不能呼吸了

他媽的請移開你們的膝蓋

已把全世界跪在膝下
已跪了太久太久了

你們那些粗壯而腐臭
殘暴而偽善的
膝蓋

勢必因為血管栓塞而僵死
而截肢

2020.6.3 傍晚澳門

或許由牆壁的外圍
構成偉大的警戒線。
拉金同志的電網只是對奶牛而言的，
電壓——誰試誰知。

牧歌和幽會。
銀行卡更加欣賞美妙的咖啡，
還有旅行記。
小說家不僅會寫寓言。

把報紙舉過頭頂吧。
恐懼是否害怕膽小鬼？
在燈暗的一剎那，
抓住大哥的衣襟。

2020年寄自哈爾濱

■叩求思

詩之輕

受傷時
詩人流的是血
不是詩

悲傷時
詩人流的是淚
不是詩

戰爭與清洗
死壞的殘肢肉塊
滔滔流入大海
哪兒都不存在
詩的碎片

詩在哪我不知
但詩在我跨入死亡時
隨那二十一克
消失

好喝的水

“好喝的水”
這樣寫著

當然 那只是
普通的水
免費的水
稍微過濾下 給
沒錢加購飲料吧的客人
無限暢飲的水（窮人
還要被照顧自尊心！）
手中
美耐皿杯漸漸變形

說啊
你們說實話啊
說我的詩爛啊！

2020年旅札幌用餐時作

■馮晏

清明祭拜

——給祖父祖母及父親

跪下也不夠。
要剝離掉雜草叢生，沙石顆粒，
露出入口。
要從荒野盡頭到土壤剖面，
刺穿麥稈灰質層，
冰川、岩石或者傷口裂痕的質地沉積層，
要透過物理、化學，
以及生物化石的結構演變層，
抵達雕花棺木。
靈魂始終沉浸於聽力。
跪下也不夠，
要更貼近碳、氫、氧以及哀思，
進入多種元素的組合體。
我繼承的 DNA 已超出基因裏已知範圍，
白色硬度，詞語鋒刃，
藍色飛靈和燃燒，我體內都有。
有關黑與紅色，
一種快速辨識技能，我繼承祖父的。
骨質的磷是父親體內的鷹，
鐵路與漫遊習慣來自家族的鈣。
跪下也不夠，
還有承諾，細胞跳躍出蝌蚪，
日常，脊椎上的小小使命感。
清明節，種子正在田野裏祭拜太陽，
又一場綠色覆蓋要來了。
安息吧，在自由磁場的環繞中間，
沉默，或者發射聲波。
思想補充宇宙能量，在地球深處隨時隨地，
惡不敢造次。

2020年寄自哈爾濱

■童童

你

那年雛菊開的正好
那年她臉上盲目的天空
有著玫瑰一樣的刺。

儘管如影隨形的孤獨
滿目瘡痍，其敘述方式
過於繁瑣遠離簡單。

那些在往日時光中
觸及到的信仰與細雨
讓她一直就是她。

許多不盡人意的人生
依舊是你陪伴著她說話，
依舊是你在講那些經年
都不會衰敗下去的故事。

我們不知疲倦的身體
只有遇上哈羅德的徒步計劃
才開始學會默默享受英國鄉間
那些彷彿不一樣的寧靜味道。

獨處

陽台外的空地上
一片蔥綠的樟樹林
圍著周圍不算高的民居
樹頂鳥兒的領空
讓我聽見它們
是怎樣綿長的世界？

啁啾、鳴唱——
它們三五成群
跳躍與不確定
存在與不存在

■王宣淇

寫信

寫信給你
用電腦、毛筆和空想
文言文、詩、日記都可以

紙寫完
就寫到衣服上

想起你
這三個字是綢緞質的

若見面，也繼續寫
信，順著你的衣角
靠著、睡著

有時，你的字會飛過來
我接下它們
放入水池
養成魚和植物
編成草地和搖動的床

你的字為我蓋好被
離開了……
夢裡
信還在寫

2020年寄自南京

我想到我現在的形象
風正醒來，這弱小靜默的時間
在我獨處時，倦鳥歸來

2020年寄自荷蘭

■夏子

夏至俳句記日環食

初 虧

天狗敲邊鼓
選個黃道大吉日
一口咬定你

食 甚

天地都屏息
日與月也似愛篤
浪漫秀閃婚

復 圓

曲罷月探戈
把白日還給晴空
再見我的愛

雨後寄山荷花十行

荼靡蒸熟了一座山

我於林間祈禱
你的降臨
純淨的，雨
透明的，你的心

夏的回答多麼慈悲

她讓你在她的淚水中誕生
讓陽光編織你緋花的紗裳
一雙禪意，拍醒了
我的翅膀

■水央

2020 春分

人與人
分開
家庭與家庭
分開
城與城分開
省與省，州與州
分開
國與國
分開
……
為何就沒把
新冠病毒給
分開呢？

只是人類的災難

外面的陽光
實在誘人
引我去露台
沐浴春光裡
各種鳥兒的鳴叫
雨點般落下
天很藍
春花也嬌艷
周圍一切
那麼美好
好像並未受到大瘟疫的
絲毫影響

香味也有記憶？

天熱了起來
露台的大遮陽傘下
我在石桌的電腦上
敲打整理我的詩
一陣自然香風熏來
是院子裡那株

■星子安娜

穿 越

在路的盡頭，是靜靜的林子。
黎明每一道曙光正送來問候，
遠足的旅人，請你踏歌而至，
林中人在黑暗中等待已久，
五月的風信子插滿了髮梢。

外面的世界仍然淒風冷雨，
請你披上青衣，吹響蘆笛
快步走進這朝霞晨露的林子，
用你的笛聲和澄澈的眼睛
喚醒這裡的眾神和異獸，
還有那蒙著面紗的女子。

林子中心是一潭湖水，
那女子依水而居，
有著謎一樣的名字
寫在水上和陽光裡，
像你的思緒隨風蕩漾。

那兒時光會停住你的腳步，
在身邊開滿桃紅和新綠。
笛聲在雲朵和月亮上飄揚
讓遠來的旅人進入夢鄉，
那曼妙女子在水的中央
將面紗輕輕揚起飄蕩……

正在盛開的
紫丁香
沉醉中一晃神
把我帶回了
東半球
童年的故鄉……
遙遠的模糊
原來可以
用這樣的美好
瞬間來襲

■林德功

讀倪雲林

你常常在這裡徘徊
太湖之傍，湖水慢慢
慢慢游移沒有聲音
這邊的岸和那邊的岸遙遙相望
一些站立的石塊
身影儒雅，數百年來猶自
陪伴一座寂寥的小亭子
你常常來這地方
寫詩寫字
寫畫

枯枝疏淡原來含義深遠
元人揮筆慣於潛心
靜觀因此竹子格外清奇
有翁與你共遊，自號大痴
亦儒亦道亦耽於遊山
玩水，且善于聽聲
聲音來自富春山一草一木
一山一石
寫於手卷之上
從此山川河流此起彼伏

雲林嗜潔，曾旦夕
拭抹庭前樹乃至枯去
書畫之餘，烹茶待友
亦作小令為樂
元曲小令原是青花瓷上
纏綿的情節
還有寒松梧竹
以及秀石……

寫于 7-15-2020 三藩市

■陳聯松

人 疫

【場景一】

第一個錄視頻的人
不一定是
第一個上傳視頻的人

第一個上傳視頻的人
不一定是
第一個站出來的人

第一個站出來的人
不一定是
第一個看到真相的人

第一個看到真相的人
淹沒於人海

【場景二】

第一個為 George Floyd 喊冤的人
不一定是
第一個上街遊行的人

第一個上街遊行的人
不一定是
第一個砸商店的人

第一個砸商店的人
不一定是
第一個衝進去搶東西的人

第一個衝進去搶東西的人
淹沒於人海

【場景三】

第一個跑到高速上的人
不一定是
第一個擋住警車的人

第一個擋住警車的人
不一定是
第一個點火的人

第一個點火的人
不一定是
第一個讓警車燒起來的人

■張朴

銀河模型的倒影

香港在哪？小兒問
這幅怪誕的世界地圖
想找個偉大的地球
比人類登月還難
我張著嘴巴
像沙漏爆炸一刻
平面怎可能收納四維空間
但這半吞半吐的鏡面
人的倒影
卻能高如十萬光年

第一個燒警車的人
淹沒於人海

【場景四】

第一個使用假鈔票的人
不一定是
第一個被抓的人

第一個被抓的人
不一定是
第一個喪命的人

第一個喪命的人
不一定是
第一個黑人的悲劇

黑人的悲劇
淹沒於人山人海

5/31/2020 三朵玫瑰

註：George Floyd 因為使用 20 美金假鈔而喪命，引發全美很多城市連續多日的遊行和打砸搶燒。疫情尚未結束，情緒失控的人群已經忘了遊行的初衷和他們信奉的自由精神。

■雷默

傍晚的河邊 堆滿了枯草

傍晚的河邊堆滿了枯草
沒有人把它們當柴燒了
也沒有牛羊再吃它

傍晚的河邊堆滿了枯草
幾許溫暖，幾縷清香
彷彿回到童年之故鄉

漓江日落

看，太陽掉進漓江去了
落入桂林城，那一刻
我是堯山上的一隻石人
那一刻，太陽是眾生眼裡溫暖的淚

眼睛

我只看見你的眼睛了
春光裡的兩顆水晶
彷彿只見星星，不見黑暗
只見湖泊，不見沙漠

我想像著你的美
你的溫良和羞怯
但我不敢掀開你的口罩
不敢去揭這時代的疤

2020年寄自南京

■世賓

橋

建築還必須繼續進行
我們在等待著——我們在等待著
橋的石頭路面，從那邊
鋪築過來，將我們重新引渡

現在是發水期，我們需要
耐心地等待，需要分清
險灘的暗流和水鬼的幻象
至少，必須把心放下
用雙眼去注視黑暗中的亮光

此時的橋，還在危險之中
它的橋墩，在激流的衝擊下
激烈地搖晃。它需要加固
需要我們填下石頭
用力釘下木樁

我們必須結束這場觀望
我們的缺席，正在加劇
這江洪水的泛濫
只有用石仔、木樁和勇氣
才能穩住這座橋的晃動

還沒到停止的時候
我們還要一段時間，去忍耐
潮濕和泥濘帶來的厭惡
要有耐心，用對岸遞給我們的
加深對此刻勞作的理解

當鋼架和橋墩搭起，在縫隙中
注入水泥，橋就牢固了
當它把兩岸連接起來
當你踏上去，它就能承受
所有在過去堆積起來的猶疑

總有一天，我們將會被引渡
急流也不再是恐懼
橋在兩岸高高架起
就像升起的勝利的拱門
我們的心也不再隱匿於觀望、嘆息

■俞昌雄

螢火蟲覆蓋的夜晚

成群的螢火蟲飛過曠野，飛過村落
在一塊美妙的凹地
它們突然放亮，卸下咒語

黑夜因此而顫慄，綠瑩瑩的光
不斷堆積，像飄浮中的星座
我喊你的名字，背後是巨大的黑

這不可思議的弧線，光的精靈
幾乎把山谷填滿，而我
忽隱忽現，如玫瑰裡盛開的鐘

螢火蟲覆蓋的夜晚，你來我身體內部
築巢，沒有多餘的飛行器
你就佔有我，成為流星的後裔

望遠鏡

在沙漠腹地，烈日裡的鷹
像懸空的鏡子，無數反光在頭頂盤旋
一隻蜥蜴正吐露長舌，靜待獵物

沙丘壘起的風就快燃燒起來
關於水源地的傳說薄如一張紙
時間是一枚核桃，帶著碎裂的眼

駝隊留下的腳印綿延千里
一兩朵雲，緊跟著他們
走了很長的路，卻始終沒有聲響

慾望像那從未擦拭的望遠鏡
它豎在那裡，遠方已有跪地的人
舉著空空的器皿，等雨落下

2020.3.27 福州

■伊沙

鳥鳴 系列2

窗 外

煞風景

犬吠妄圖喝止鳥鳴

早 課

向鳥鳴學習驕傲
絕不與犬吠同聲
構成對話

意 象

鳥鳴：天堂天籟
犬吠：地獄烏雲

記 事

失聲的詩人左右
集束發我《鳥鳴》
這又是鳥鳴

鳥 鳴

大自然的彩鈴
人性化的鬧鐘

鳥 鳴

總是在我射門的前方
為我導航

消失的鳥鳴

淫雨霏霏
好似萬千銀針

■耘乙

十四行：美學過遷

還原一堂的美學就足夠

我們一起流浪，從校刊到星空
喜歡躲在河邊，跟螢火蟲打發時光
很容易捕捉，一抹孤寂的閃過
我們響鈴，鈴鈴，鈴鈴，騎著腳踏車去請願
不聽我心者，哦這樣都好，給我靜聽脈搏，滴答滴答
來沉默抗議，也不壞，滴答滴答
同一天，我們踩過，附近的一座廢車墳場
故意讀懂，一項調查在榜首，不快樂的指數
每個人不因何為，都少了信仰
但可以逆轉，當追蹤流行榜上，本來祇有天使
我們曾經參加詩歌班，霎時間，檢回十分之一的純潔
當初記名青春在天籟，讓心靈的耳語，伴了你我的童年
第一次大合唱初陽，錯過了；沒約好，這懷念的世界
同一晚，漂泊回記憶，還原一堂的美學就足夠

努力在破解命運的過遷

在旗桿下遇朋友，等渡船，傳送激盪的水流
想像拉風的繆思，你張口托下巴，慢慢猜
從網絡到遊牧，我祇管拼圖，把外星人，逐個找
念念不忘，沿途喊，沿途賣，煨番薯和炒栗子
慣走在你我，懷滿月光的坡道
今夕何夕？驚詫於獷蕩的氣息
一磚一石，砸自破牆和斷街
半廢墟，半焦土，一個的塔西陀陷阱
當野紫荊，從敗部復活，看得見，努力在破解命運的過遷
在太平山下，學會跌宕與承受，奔迎一個大局的寬宥
我們空出了肩膀，借給劫餘的我們，埋頭擱一擱
蝴蝶與蒲公英，輕盈高翔的感染；我們都寄望新生，來曙光
經歷這一役，而挫折，而祈禱，而既定你今日的祝願
姑勿論誰尋路歸來，哪一天，還好好記住一個家：香港

2019-8-7 香港

摘錄：《維基百科》“塔西陀陷阱（Tacitus Trap），意指公權制衡當中，倘若失去其公信力；無論如何發言或處事，社會均將給予其行政機構負面評價。此政治現象學說，出自古羅馬史論家塔西陀（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約 A.D.55-120 年）。”

刺向百鳥的啞穴

聽

雨天的鳥鳴
多了些顫音

雨 聲

圍剿鳥鳴的水軍

鳥 鳴

晨起
我那伸腳找不著的
另一只拖鞋
在樹梢

雨後鳥鳴

被人類這巨獸的大腳
踩成大地龍紋的蚯蚓
的葬禮上
吹響了蘇格蘭風笛

鳥 鳴

兒時的劇場裡
我喜歡偷窺樂池

鳥 鳴

只要百鳥爭鳴
這個世界
便還有一線生機

鳥 鳴

一部未寫之書的
扉頁題記

2020 年寄自西安

石頭 & 惡作劇

——悼秀陶

你是一塊石頭。

一塊發光的石頭，有著礦質的執著——為散文詩。常常發熱，有意象和語言在裡面燃燒，說到語言，石頭很會說話，有條不紊。

有時候也得理不饒人。

至於發發牢騷，那也是可以理解的。

其實，大多時候，石頭是冷的——大多在聽音樂，做夢以及沉思……。

石頭也有青苔般讓人滑倒的幽默。

不過，說到拿手好戲。始終還是惡作劇。

石頭會法術，有時候盯著時鐘讓它停住，把時間弄得動彈不得。

石頭會把一個混蛋的頭往其體內猛壓下去。

石頭的靈魂也喜歡開小差，經常偷跑到五界外游蕩，就像個愛逃學，愛搗蛋的男生。

沒錯。你是一塊很男生的石頭。

可是有一天你在詩裡說：“……我自己突然一想，自從住進療養院以來，已經快兩年都沒有看到月亮，而且想到以後什麼時候能再看到月亮，甚至永遠也沒有機會再看到月亮，心裡就不免有點悵悵然。”

我就想：噢。石頭不是活在自己的世界裡，像貝殼一樣，都不管外面什麼風花雪月嗎？而且，男生大多是不看月亮的呀；除了兩種情形：一種是撩妹，另一種是寂寞。

不管怎樣，正打算在一個月圓的晚上，把你從療養院推到外面去，讓你看個夠。可是，說時遲那時快，不曉得是哪個傢伙搞的這麼大的惡作劇，（應該不是你吧？）把全世界都弄得動彈不得。而本來動不了的你，反而選了愚人節這天，一聲不響的溜到一個天曉得的地方。不僅如此，還留下一個從此一看到就會想到你的月亮，還有一個教人措手不及的遺憾。

你說，這不是惡作劇還是什麼？

加利福尼亞·2020·大疫

美極了

“美極了”，“美得不得了！”，都是秀陶每次背誦完一段精彩詩詞後的感嘆詞和口頭禪。由於發自內心肺腑，而且是大詩人閱力深厚的注釋，故感染力極強，尤若貝多芬交響曲的結尾，餘音繞樑，震撼人心。我往往不由自主地隨他陷入靈魂動蕩的深淵，久久不能自拔。

美的定義和注釋因人而異，因物而非。人美，花美，山美，水美，畫美，字美……伊瓜蘇瀑布，是轟轟烈烈的美；帕莎迪娜山間的小溪，是細水長流的美；“飄（Gone with the Wind）”是錯綜交織於愛與恨之間的美，“梁山伯與祝英臺”則是有緣無份的愛之美；而秀陶所讚嘆的詩美，是屬於超俗至上，有血有肉，有情有畫，餘味無窮的美。

蒙太奇鏡頭轉回到活橡樹老人院。11號房燈光昏暗，秀陶孤單地坐在輪椅裡，兩隻手枕在長方形可降動的餐桌上，用僅能動彈的右食指，按著“老鼠”，聚精會神地閱讀萍果電腦上的時事新聞，或剛發行的新大陸詩刊。寒暄兩句後，秀陶讓我坐在他的床沿邊，聊起天來。這間不大的房間卻擺了三張床。他的床就在進門第一張。走廊上人來人往，雜音喧嘩；天花板上的喇叭不停地播放搖滾音樂；加上時而傳來主管對護士員工名字的呼喚，令人眩暈。屬秀陶所用地，不到五平方米。這名符其實的“斗室”，就是大名鼎鼎詩人秀陶的養生之所。然而，他是我行我素，如坐無人之境。

“美極了”，再恰當不過地描繪眼前這幅令我肅然起敬的素描：一位手腳全癱，寸步難移的魁梧老翁，處於不可能再弱的做人弱勢，居然能神態自若，泰然處之，一天一天堅強地，樂觀地，過日子。三年來，我從未聽過他半句抱怨；反而眼神炯炯，思聰敏捷，記憶力超強，平易近人，如師如父地影響著周圍的人，包括我。

偶爾為他的詩錄音整理，是一件不可思議的快事。秀陶一字一句地口述，清晰有韻；好像一臺1949年打字機的彈奏，鏗鏘有力。而且一氣呵成，滴水不漏！奇人也！當然，這些都不是“七步詩”，而是他每天構思，反覆修改，在無筆無紙無書童的困境下完成。如非親臨其境，只會傳為天方夜譚。穿梭他的慈眼，窺探他眼後的世界，我如見一部以DNA為晶片的蘋果電腦，無所不能！

一句“美極了”，將我進門前的種種淒惜，衝得雨消雲散；而留存的，是出門時滿懷的“美得不得了”！

2019.1.16. Live Oak Convalescent Hospital

■鄭建青

微微足道

北京飛西雅圖的航班上，空哥問一擋著走道的中男：How can I help you？中男口吃而答：熱的……綠茶。空哥問在另一個走道服務的空哥：Please translate his question。當一杯熱茶遞給中男，他卻飄出“餓答”。當一杯飲料遞給中男，他又指著尾隨他的一個人，用中文說：讓後面的老人過去。空哥把餐車退到機尾，讓兩人過去時飄了一句：You asked for hot tea, then you asked for soda, You're awesome。中男怪異一笑。他啥也沒要，熱茶蘇打及自己。

無聊事
但怕無到
無尊顏

南航北京到武漢的飛機降落前，空姐推著餐車收飯盒。有兩個中年男卻非要起身去如廁。不等空姐把餐車退到機尾，他們卻硬生生擠了過去，還趁機把屁股一扭蹭向空姐。哀，只能用一句漢匣子：兩個過屁癢的邪僻男將。

邪風斜
邪念邪生
邪復邪

■逸雲

絲盡心不死

唐李商隱的名詩句“春蠶到死絲方盡”，因“絲”音通“思”，無愧是情詩中的千古佳句。不過，對了解蠶的人來說，它不是很確切的。蠶吐完絲以後，並沒有死，而是變成繭中的蠶蛹。最終一次蛻眠中，在她貌似僵死的軀體中，那顆幾乎失去跳動的蠶公主心一直在做一場重生的灰姑娘夢。待到哪一天，她毅然決然地咬破自縛的厚繭，爬出重重的過去的絲（思）網，扇動著笨拙的小短翅，毫不害羞地在光天化日之下，勇敢地跟自己的終生伴侶做愛，生出好幾百粒蠶卵，為愛的延續，播下了永存的種子。傳統的情詩中，大多讚為“愛”而“盡”，詠“盡則亡”的最高情界。實際上，李商隱的情就分而不斷如絲，“思”而不死，化青鳥逐漸雲逝，兩位情人都會有不同的故事再續。而蠶呢，從一而終，如隨霸王的虞姬。

■林曉波

宜賓李莊

江水不停地奔流，我們不停地游走。
李莊的小街小巷，就是愛情的柔腸。
這裡，是梁思成建築的月亮灣；這裡，是林徽因詩意的四月天。

回到老宅子，撫摸雕樑畫柱，掃描古老的二維碼。

一對石獅子欲吼無聲：骨頭雕花的感覺，就是回家的感覺。

登石梯的音階，一步一回首：滾滾長江東逝水，留下一灘長江奇石。

回望長江，我們沉思默想：滔滔不絕的，不僅是時光。

2020年寄自成都

■韓延曉

我的前世是一株麥子

你看，我和它們有著一樣的膚色，我和它們有著一樣的家園，我和它們有著一樣的根。

或許，真的，我的前世就是一株麥子。

紮根故鄉的泥土之中，吸收著故鄉泥土的精華，將鄉土的厚重，與鄉親們的樸實，全都融入自己的血液，成為一生都刻印在自己身上的特質，即使是顯得土里土氣，自己也從不因此而妄自菲薄。這是我與生俱來的胎記，絕不能用低賤或高貴，來評價它。

後來，為了生活，我不知多少次被移植到城市裡，但是幾十年來，我一直都是水土不服，我知道，我的根在鄉下，我的前世就是一株麥子，城市的堅硬，拒絕一株麥子紮根和生長，故鄉，是我生生世世都擺脫不掉的鄉愁啊！

我的前世就是一株麥子，真的，就連我的靈魂裡，都有一種熟悉的麥香。

2020年寄自河南濮陽

■陳銘華

殘堡

炮火在波浪中凝固，有人不小心
從磚碎裡一腳踢飛未改造過的將軍令，讓地理和歷史都拋物線一樣沉重地鈎起海雲間的夕照

2019年8月16日峴港

烤鴨店

一半的我跟著電話導航，另一半
不是我的我跟著明爐炭燒記憶，
徒步經過一些既熟悉又陌生的醫院、殯儀館、小吃店、服裝舖和很多很多人或者幽靈……來到油光閃閃的玻璃展示櫥前

終於找到了你，在離開前一天轉
角處的黃昏

2019年8月19日西貢

停車場

開車門那瞬間，一個衣著光鮮的
婦人，週身飛舞名牌卡片，包括
扭曲著衝來的高跟鞋，氣急敗壞地嘶喊：“小心我的車！”

果不其然，我看見，泊好的車仍
隔著六呎以上的社交安全距離，
她和她的保時捷卻明顯來自不同的時空

2020年6月27日

●散文詩專頁

■顧霞

樹洞

白如奶酪的面孔，從戲台上消失
一處的燈，熄滅、黑暗便插了進來
而燈籠，手鼓，從別處向我們繼續襲來
隔著一層玻璃，失戀的人被放飛出來
從那榆樹根黑洞的眼神
因它閃耀，我讀到水、竹、石、茶
與正在醞釀的事物之內核
夜的宇宙，以閃電的創傷，磊就著不規則
的人間巢穴
你，不再以唯一的身份，立在我面前
真實，是你融開後，小橋上流淌的溪流
林子裡飄落的聲聲鳥鳴……

最黑的鳥

最黑的鳥飛回來了：我有理由想你
冷風，將羽毛梳理
一枚會飛翔的堅果
將家園蕩漾成一片海……
漩渦裡，走出扛著鋸齒的父親
被今年的春，提起
不流血的疼，從樹尖開始滴落
描繪
你，站在不遠處
某年某日咳血的那一刻！
未張開雙手，接過絢爛的那朵大花
而震顫！讓根與根握緊，摟抱
你在花裡……

■李明聰

故事

我們都是故事的主角
而故事的導演
常常在我們的視野之外
每個人都希望篡改悲劇
結果
在迷霧中都不能自己
時間的四季裡
我們從來不是主宰
隨波逐流的
除了洶湧的人潮
從來沒有一個例外
在風之外盤旋
講故事的和聽故事的
有時是一個人，有時是一群人
跳出故事
我們每個人都必驚訝
風也有喜怒哀樂

不變的生靈

偶爾回一趟老家
該變的都變了
比如老木屋、電視、交通工具
一些想像不到的
也變了
比如石板路、小溪、屋前的槐樹
不變的
或許只有泥土下的生靈
悄悄地來，悄悄地走
無意於喧嘩，無意於有無

■銀髮

因而成為淒美的傳說

恰似

言情小說裡

離家私奔的一雙小情侶

相依了幾十年的我們

為什麼不嘗試等待適當的時機

一齊離世出走

譬如被

武漢新冠病毒所感染

同時患癌

嚴重的交通失事

服用過量的藥物或一齊

跳樓

2020-02-20 北卡

■黃赤影

三月的海

——紀念海子去世 31 週年

疲憊的北方躺在鐵軌上

留下上萬個默念

遠去的腳步

拉長燈的目光

與月亮對話

不談低泣的風

只談喂馬，劈柴

不談黑夜

只談黑夜出走的花鹿

不談愛人

只談三月的海

2020 年寄自陽江

■殷剛

春天的墓園

墓園中

花草樹木都醒了

用新芽和怒放的花朵

用失傳的暗語

替不在的人說出他們的遺憾

風在旁白

流水將之四處傳送

親人們卻渾然不知

他們沒有深入地下的根莖

無法與逝者交換秘密

那些令人震驚的謊言

砌成了堅固的墳

一座巨大

足以躺下所有生者的墳墓

2020 年 4 月 4 日上海

■陳葆珍

小 鳥

晨曦初上，在那花木掩映的屋前

一隻小鳥，對著大門不停地啼叫

不像黃鶯在歌唱，少了幾許溫柔

是那樣的 不安與煩躁

這樣擾人清夢

主人只得閉門往鳥籠瞧一瞧

無奈地向著對他啼叫的小鳥

把頭搖了一搖

2020 年寄自紐約

■余問耕

懷 · 想

懷瑾懷冤懷王懷沙懷石

你終於自沉江底

年年端午懷君誰料

你的離騷現代有人說是閨怨

2020/6/25 端午節

■陳威宏

一天一天掛住

杪樞水杪樞無風無微雨

不張開雙手。夜貓之眼是我的迂迴

據於碎裂玻璃亮的道路

寫新月昏暗果凍色皺紋的夢

新鬚刺生，玉米絲色的你還需要

多少返家的時間？

吃下過量的魚罐

像旅人之屋，等疑惑繼續長大

家鼠攀爬背負宇宙的行囊竊取失重

臉龐都敷上凝固的雲霧

蠟燭融化香向上攀升時

你不要將明日的煙火想得太艱難

2020 年寄自新北市

■遠方

夏 意

1、

剛一側身
一記溫潤的唇吻
便印在臉頰上
錯愕間
窗外的野草
你推我搡
便忽刺刺地
瘋長了起來
榴花
躲在那女孩子身後
偷偷地笑

2、

如果不是色彩蛻化
難道——
是我色盲了
搶入眼簾的
只是清一色的綠
（所幸我還分得清）
深綠 淺綠 老綠 嫩綠
墨綠 碧綠 孔雀綠
水晶綠 橄欖綠
祖母綠
我看不見
是因為看不透
前頭的色彩
更不要問我
他們的前世今生
因果糾纏

3、

躺在陽台上
數星星
數呀 數呀
不對
數呀 數……呀數
忽然一大群螢火蟲

■王妍丁

龍抬頭

二月二

傳說龍要在今天，抬頭了
難道龍頭平常都低垂著
像風擺楊柳那樣低麼
像拾荒者在城市面前那樣低麼
像吃低保的人在生活面前那樣低麼
像同胞在災難面前
如籠中“困獸”那樣低麼
像我在佛前
抑或在春天
萌發的第一棵新芽面前
那樣低麼

二月二

窗外，風平浪靜
但腳下的大地是否平靜
我深愛的祖國是否平靜
舉目遠眺的那顆心，是否平靜
彼此相愛的人
此時，是否平靜

要抬起頭顱的龍呵

我今天一定輕輕的走路
輕輕的，不出一聲
用心祈禱
你的節日，你的新生

2020年2月24日下午北京

重重疊疊忽高忽低前前後後
分三路
包抄了過來
我數呀 數呀數……
雙手亂抓
卻一無所有
數呀 數呀數……呀……
夜 沉了下去

■李斐

紐約初春

大廈門前兩棵櫻花樹
昨天還是瘦瘦怯怯
疏疏落落的葩蕾枝條上掛
今天突發地粉粉紅紅盛開
松鼠在草地上跳躍覓食
鴿子不改變樂趣的生活方式
麻雀吱吱喳喳歡呼春日的來臨
風信子與不知名字灌木享受薰風
我無意摸春風穿著什麼時裝衣裳
漫步在空空洞洞的街道
偶爾一輛失群汽車路過
所有的商店在皇后區印度街上
日常熱鬧如市集人群哪裡去了
中午陽光反照街道鬼域的寂寥
想起曼鐵吾的名勝和名店
除了鐵門重重以外還有什麼
大眾交通半癱瘓狀態下
州長市長傳下半封城號令
救護車呼嘯這座名城唯一市聲
三兩傻瓜似我躑躅哀慟此情景
腳步也愈來愈靠近
Elmhurst 醫院一天十三人逝去
送花和寫悼卡如何能忘卻悲痛
醫療人員進出推著輪椅上病患
警察消防員在維持城市的殘破
救援和慷慨全國式的響應
官方和民間盡露愛心關懷
創傷中老美性格更見美好
三鎮病毒來去無影無形
實驗室研發為了什麼
這迷惑有誰能告訴我
如此春日靜觀長夜
我和全市眾人皆為家中囚徒
面牆跣跡此中緣由我合掌禱告
2020年3月29日紐約

■ 達文

晚 詞

當我把整天的疲憊掛在樹梢上
你們開始沉默了

在我的夢中
月光從樹影下漫出
洗滌著土壤

晚 詞

你說要有光
便有了臨仙的背影
沐浴著黃昏

無法和風一起透明的
那些平凡的水
碎成萬種浪濤的形狀

神游記

四月天
我喜歡尋找倖存的綠色

望著羊群
放牧橋樑

你總會讓風
把茅草吹得比人更高

神游記

一座房子裝不下失眠的深宵
從窗外到初夏
我們剝下流水的衣裳

天穹和山脊之間
我們的剪影
無法固定黝黑的形狀

■ 饒蕃

家，回家的路

小時候，家是一朵蘭花
我一笑，她就開了
小花擠滿幽默和溫馨
瓣是爸爸，蕊是媽媽
回家的路是一塊糖
一蹦一跳就到啦

長大後，家是一幅風景畫
我一回頭，就看見她
一江的波濤填不平我的胸懷
母親的白髮在我心中發芽
回家的路是倒著走的風景
炊煙垂釣的牽掛

現在，家是天邊瑰麗的晚霞
她一甩長髮，出落成誘人的童話
陽光搖椅舒展母親的皺紋
露珠滾動調皮到了家
回家的路是我的目光
時長時短，追逐孩子的步伐

家，那夢繞魂牽的渴望——
回家的路
在一雙雙熱切的眼睛裡
幸福地 融化

國學隨想

國學是一滴墨，塗亮東方曙光
迥異風采與西學遙望

國學是一朵碩大的蓮花
端坐在先秦諸子的精髓上
開一瓣兩漢之經，綻一片魏晉之玄
玲瓏剔透的芬芳飄動

宋明的理、漢朝的賦、六朝駢文
唐詩宋詞梟梟，元曲婉轉鏗鏘
三國、水滸、西遊記，家喻戶曉
一座紅樓的夢裝下了大千世界

■ 郭淑萍

雪落人間

時光撕開巨大的裂口
雪花夾雜著塵埃，夾雜著困頓
落於蒼茫，落於寂野

凹凸被掩蓋，鮮活被挾裹
魔鬼狂笑不止，風在風裡顫慄
雪花亮出萬千鱗甲萬千利齒
石雕大佛的眼角，湧出流水

她身披潔白，鮮紅一次次噴湧
血液，這藍色的，紅色的，紫色的
滾燙的河流，燃燒的花朵
讓她在一次次碰撞中，一次次涅槃

雪，大雪！再猛烈些吧！
風，颶風！再凜冽些吧！

2020年寄自陝西

卻盛不下誰的愛，誰的恨，誰的情，
誰的殤
更有新文化的衝天浪滔
引無數文人學子鬢染白霜

我愛國學的蓮花、蓮子、蓮葉，扎入
淤泥的藕
幾千年累積的歷史和思想打濕了我的想像
別問一滴墨有多濃
化作一塊塊青石板，鋪起了多少條小巷
別問一朵蓮深藏多少幽香
幻成一個個方塊字，能抵達多少國度
多少心房

我在大西洋彼岸拾起一縷蓮香
就像拾起陽光、經卷、故鄉的小路
一滴古老又深邃的墨啊
款款漫步在西方，生出蓮花的模樣

■李國七

背 光

落桐飄飛划過當年的街道
落桐如雨宣示花季已過
攜帶花開荼蘼的語音
指尖輕掩脆弱一葉子
晚愁正以清明燭火忽明忽滅
我們的凝固記憶
一些在眼底埋伏
一些在心田游蕩
汲取的少年時光
與愛情相伴
划過疫災汎濫的城鎮
經由北面窗口
快速投奔時間長河
唯獨我們
繼續癡癡等待

廢 墟

被稱為廢墟的
依然人來人往
驚動胡楊樹的寂寞
噪聲在黑灘羊群中間流竄
午、晚餐就是水煮肉了
曾經號稱華麗的樓閣
已敗壞成土房子
水泊枯縮到水紋都回不來
埋葬先民的土地結伴文化
呼吸風化中提檔成為古跡
暫停路邊購買的麵饅
與面罩遮面的沉靜婦人
收集風沙、塵埃
是否也收集一些未來的夢和希望

夢和希望

■王 勇

爸 爸

您是我泥濘前路的那雙腳印
您是我張臂騰躍的那對翅膀
您是我鏡片後面的那雙眼睛
當我在暗夜中在夢醒時
呼喊您，回音是心跳

但見床前的光，在地上
映現童年時您教我朗讀的詩句
我知道
是您回來了
披著唐朝的月

唐朝的月比千島的月還要圓
摩天樓無論如何攀登如何切割
您，都一直站在我望不見底的
回憶裡，敞亮敞亮
照著您子子孫孫的臉

2020年5月28日菲律濱

掠過大盤雞和手抓飯
掠過葡萄溝的鮮、乾葡萄

學習駱駝的堅韌堅持
長時間沉默的廢墟
終於活了過來
蜘蛛與蛛網逐一退場
燈火明滅中
人流和物流流通
喚醒一度沉睡的廢墟

■馮馮

大 噴 吶

大雪片下得
比冬天還大
老張坐在
“張記煎餅果子”
塑料早餐棚前
望著空無一人的街道
無人就餐
無人就餐
雪片落在他的帽頂上
他抓起戳在地上的
黃銅大喇叭
嗚里哇啦吹將起來

這個殺手不太冷

燈光把黑夜扔的到處都是
不遠處的卡點
一個臨時搭建的紅帳篷
穿防護服的人拿槍
頂住麵包車司機前額
我嚇得
差一點報警

特 護 病 房

集團總裁渾身
插滿管子
窗台上的月季
換成了長壽花
他的哥哥
從舊金山往回趕
姐姐從澳洲往回趕
兩個妯娌
都熬成了黑眼圈

一個年輕健壯的乞丐
在特護病房外
走來走去
不知他要幹什麼

2020年寄自吉林

■嶺南人

暮色逼人來
一群歸鳥掠過
夕照裡，抖落身上的酡紅
河水，一片紅一片紫

渡船，來來往往
兩岸間穿梭
船中，眾聲喧嘩
歸心似箭

河邊，一老人獨坐
一頭華髮蒼蒼，癡癡
注視，河水中的落花
佛寺的塔影，隨河水流
去……

曼谷人，揮手 告別宅居的日子

七月一日，又下一場雨
曼谷，天氣轉涼
陽光、空氣
涼爽如天池的水

五月底---七月初，三十多天
確診清零
曼谷，逐步開封開禁
七月一日開始
酒店、酒樓、酒吧
時尚廣場，百貨公司紛紛開門開市

中小學校也開學了
空蕩蕩的街道
車聲人聲喧嘩
流成眾聲喧鬧的河

曼谷，宵禁解禁後
燈火燦爛依舊
曼谷人，終於
揮手告別宅居的日子！

2020.7.2-3 日曼谷封城解封後

■老哈

文明，另有其面目

突破奇點視界
解放自由，完完全全
以人無法預料的行為方式
逕自演化，文明歷史
意識時空的每一個角落
根本就不曾
有過一丁點兒的痕跡
連任何絲毫的暗示也沒有
這是人從未
覺察到過的未知數
是根本就不存在的黑洞
內部空間
雷池業已逾越
人性面臨惡魔的不宣而戰
人的愚昧什麼時候
才能擺脫慣性思維和傳統習俗的束縛
猶自相互間猜疑指責
令人迷惘的黑暗越顯越厚重
速度愈加越快
文明正以另一種面目出現

2020.3.16-4.16 於疲頑山居

名句，又套用樣板

雪萊曾經說過
如果冬天來了
春天將會遠嗎
空中飄過一陣輕言細語
光明全是假象
整個宇宙
瀰漫著黑暗
或許你所處的國度
四季不甚分明
凜冬一過

■林啟

感 動

舊宅多年未見
白髮慈母前
幼時感動又現

夢 窗

圓月盈高窗
秋夜漸深
又盈夢窗

舊屋小院

舊屋門久閉
殘月照小院落葉
浙瀝涼風至

2020年寄自多倫多

火熱的盛夏即刻來臨
我曾記得見過春天
要來的徵兆
可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情
無奈
套用一句樣板
堅持就是勝利
曙光
就在再堅持一下的
黑暗之中

2020.4.3-16 於疲頑山居

■冬夢

雲飄過窗前我會 想起什麼 —— 遙寄嶺南人兄

香江原本的維港水淺岸窄
風過留影船過留痕
心事如輕浪如幽幽的水聲
如漸漸後退的風景漸漸褪色的明媚
幾近遺忘的酒杯茶盞
你曾寓港島我現居九龍
天星渡海小輪我們坐過幾回
維多利亞公園的草坪踏過幾回
歡樂的時光從開始沉默至今疲了倦了
人在燈火最深處不堪消瘦闌珊
燈色光彩已然同時幻滅
怎去計算
春天的淚秋天的雨
越落越濕，越濕越重
雲飄過窗前我會想起什麼
你的一頭銀髮會教我牢牢記住
有些話難免隨時間淡忘
有些事我們自會小心捺印封存
敬服你快速成詩的靈感
而我依然習慣在電腦苦苦尋詩
不經意的從容讓我說起詩
總會懷念我們的老朋友洛夫
他的漂木之傷真的傷到我們最痛之處
或者因為風的緣故
或者眾荷喧嘩或者雪落無聲
露冷黃花，高溫鳥散
隔山隔海的我
始終無怨無悔
始終坦然面對滾滾紅塵的
如此歲月
那怕雷狂電急
雨後總會乍現美麗的彩虹
此刻你以酒代茶我以茶代酒
我們齊齊舉杯，仰頸

■施漢威

校 廊

很靜
靜得連心跳也可聽到
孩子們喧天的吵嚷散後
長廊出奇的冷清
有時
澈底的闐靜也是種深沉壓力
夕陽西斂
長廊顯露幢幢陰影
拾級而下
我的腳步
竟也
愴愴聲聲

18-2-2020

閑 居

沒有了目標
精神失卻憑藉
活像站在雲端
虛浮而不踏實
生活驟然沒了意義
感不著一絲活著的實質

29-4-2020

為詩也為遙遠天國的洛夫
一飲而盡

註：詩中提到的“漂木”、“
因為風的緣故”、“眾荷喧嘩”
、“雪落無聲”、“如此歲月”
皆是詩魔洛夫生前出版過的詩集
名字。

■章治萍

鐵城山：號角猙獰的想像

的確，那天接近你時，其實還離你挺遠
我只能透過秋黃的歲月將你窺視，一重重
盡是些嚼不熟的素材。想像著號角在吹
卻不是調子，卻是模樣，卻充滿猙獰

這便是我的來意。特殊的判斷
不會平復特殊的過程，那麼就讓號角停息
然後理智地看待大地的變遷。然後
依然翻到史書的某頁，將猙獰吞下

仙女洞：回首的傍晚

走近時我不禁自問，是先有湖呢
還是先有洞？堆石堆的藏女含笑不語
那一剎那，我記起當年捧出酥油茶的王妃
也是這樣笑靨如花。“仙女舞廳”迎客後
尼康溝隨之光彩奪目，猶如翠竹般的石柱
侍衛在應該侍衛的地方。我想起江南
亦然如詩如畫，亦然美女蔽目
霓裳披肩，腰挾千古嬌媚之風

或許，我同樣無法矜持
如臨仙境，在適當的年齡
擁抱適當的舞伴。你惟一要認真的
是踏準音符的調子，進則進
退則退，在無人指揮下縱情旋轉、跳躍
直至疲憊而臥。我諦聽到“喇措”的聲音
她一絲絲向外湧流，正如她一點點到來
回首，在已然氣象萬千的傍晚

2020年5月寄自江蘇

■項美靜

影子

英譯：William Marr (非馬)

1.
我們都在追求這虛幻的不朽
試圖在世上留下某種痕跡
不枉此生

We're all seeking for the fantasy of eternity
Attempting to leave some kind of trace in this world
So as not to shortchange this life

2.
踩著自己的背影
猜：影子和我
誰先離去

Stepping on our own shadow behind
Guess: shadow and me
Who shall leave first

3.
你只是我的跟班
不必炫耀，你的
窈窕

You're just my follower
No need to show off
Your charming figure

4.
從樹蔭撈起破碎的太陽
從荷塘撈起殘缺的月亮
卻怎麼也撈不起自己的影子

From the tree shade scooping up the broken sun
From the lotus pond spooning up the incomplete moon
Yet why is it likely to screen up my own shadow

5.
床囚禁了肉體，夢羈押了靈魂
陽光在睡眠中死去
影子不知和誰去私奔

The bed imprisoned the flesh body, the dream caged the soul
The sunshine was dead during sleeping
The shadow knowing not with whom to elope

6.
我不孤單
你卻始終糾纏，在身後
發出詭異的笑聲

I'm not alone .
Yet you've been engaging me in the tangle, right behind me
Giving out that weird queen laughter

7.
虛無從未隱藏什麼
一如水中的倒影
讓你看見自己未知的一面

The emptiness never hide anything
Just like the reflection on the surface of waters
Letting you see the unknown side of you

8.
影是一把無形刀
將虛幻和真相剝碎
不見一滴血

The shadow is an invisible knife
That cut to pieces both the fantasy and reality
Without shedding a drop of blood being seen

9.
縫合真相和幻象
傷口處
不留疤痕

■左邊

台北 101 大廈

這是全世界高速電梯之最的大廈
十五秒鐘我們就上了 99 層觀光樓
台北，無論那個方位都紛呈著你的繁華

桃園裡住著蔣公
凝望北方的雪，淪陷的祖國直到今天
仍然在思念民國
于右任，他《望故鄉》的詩，仍然在
迥然異律
余光中啊，你的鄉愁那張郵票載你
去過了
杜甫草堂的成都，我與你擦肩而過
痠弦，你倒掛的“烏衣邦”多麼形象的
意旨

被我奉為詩的典藏，指導我加入了
你詭異的詩行
你環島主演你的《孫中山》風靡了台灣
洛夫，你的“順便請煙囪／在天空
為我寫封長長的信”正在印證我
此刻心靈的震顫，神詩文壇！
紀弦，今日台灣的詩正在烈焰熾燃
金庸，你是讓我徹底瘋狂的詩劍俠
《雪山飛狐》的劇情就是我生命詩的
化身

101 大廈旁有一畦菜地
因拆遷協議未達成
於是菜農仍然在 101 旁種菜
“強拆”，誰敢？在台灣沒有這個
專制的動詞

呵，呵啊，台灣！
呵，呵啊，外公！
我就要回大陸了
我載不動你思念故鄉的魂靈
那裡不是你們想要的故土
何況我想要的一切美好都在這島上

■力虹

悲愴四章

第三章：颱風過境

我說颱風，指的就是熱帶風暴
它製造一種空白
一種前所未有的鋒利和寧靜。
紅色雲團以君王般的漫不經心
玩弄著大地上
一切可以玩弄的。
空氣中佈滿擦痕
飛揚世界上所有的垃圾和雜物。
一夜之間，現實已面目全非
軍艦被搬到廣場
購物中心變成了孤島
叫死去的醒來
讓大腦生長蒿草
給一座城市做最粗暴的外科手術
我的鋼筋水泥的公寓
也不再是與蟑螂同居的安樂家園
而成為它的試驗場。一種可憐的狀態
體現了存在的虛妄
和生命的無可奈何的脆弱。
只有玻璃在歌唱！
一座城市有多少塊窗玻璃
就有多少壯闊的合唱。
窗戶緊閉著一部歷史
被颱風揭開
是另一部歷史。
玻璃方正而透明，端坐於公眾的門額上
如同檢察官
以穩定為最高法律。
誰會想到，一旦臺風週期性登陸
雲層撕裂，鴿群驚飛
在空中，在地上
在時間和遺忘的空隙處
它們竟歌唱得如此放蕩。
猶如把鋼琴捲入機器的齒輪
一陣怪異的巨響後

大工業的腳踵邊
落滿主旋律血肉橫飛的殘肢。
一塊玻璃的結構
和一個國家的結構何其相似。
王冠，權杖，鮮花廣場
紅牆裏面的手
直接伸向國庫和民眾的私生活。
玻璃晶體的穩定性
令金字塔和巴士底獄相形見绌。
那六面體的宮殿
將一切折光和蟻群盡收其中
生生死死。當颱風襲來
那幾近完美的玻璃體
才會在歌唱中毀滅，在毀滅中歌唱！
其實，一塊現實中的玻璃
並不比一個人的結構更加牢固。
人是最暴虐的，他可以強迫女人懷孕
也可以用開花彈射穿兒子們的心臟
讓母親的哭泣比歲月更長。
玻璃不比一首詩的形式更加優美
在沒有痛感的人群裏
詩人是最無用的。
我用鍵盤敲擊詩句
長長短短，痛快淋漓
轉眼就可以把它刪除，扔進回收站。
體制內外的畏懼和文字中的消亡
已成了我的恥辱
並不斷地以自虐的方式咽下去。
當颱風劫持了全體市民的合唱
狂歡的、毀滅一切的大合唱
我卻成了冷酷的目擊者
踩著一地碎末
匆匆走過。
颱風已經過境
大街上躺滿玻璃的屍骸
如滑鐵盧的黃昏
如廣場的某個清晨。
最初醒來的，照例是一群蒼蠅
這些沒心沒肝的世界公民
在無人認領的屍首上
在佈滿擦痕、沈默失語的紀念碑上
嚶嚶嗡嗡，飛來飛去。

■徐夢陽

你睡了

深夜的鼻息
在一旁沉默的山坡
飄下無數雪花
一朵就是一個夢
種在夜晚顛簸的路
然後漸漸綻放
由內而外剝落的
隱藏的告別
時針分針重疊在
不願碰觸的那一塊
你睡了
我得離開
無法留下兀自貪戀
屬於我們的眠

2020年寄自嘉義

然後是裝修工人
他們在前夜的風暴中酣睡
又從今晨的濃霧中走出來
他們擦乾血跡，掩埋親人
開始給街樓和巨大的時間的傷口
安裝新的玻璃。
而我的詩卻永遠地
與大街上的犧牲者躺在了一起
像一隻史前的昆蟲
在泥土表層下的琥珀內定居
成為一顆時代的心臟。
我所敘說的颱風
就是那場改變了一切的熱帶風暴。
它肆無忌憚，來去無蹤
遠遠超出人們的期待和想像
令人恐懼的只是它的周期性和破壞力。
我說颱風
等於什麼也沒有說出。

■高潤清

島嶼遺民

1.

這群混什麼蛋
可曾讀過國風
泱泱的
壯麗的、自由的、博愛的

青年之血
亞洲新的共和國
悲壯史詩
走出次殖民夢魘

一場艱辛浴血
千萬英魂凝固
重見光明

青天白日滿地紅
東亞稱雄
曇花一現嗎？

2.

閱牆？
烽煙再啟
驛旅無情
蒼生無夢

島嶼湧現遺民
敗逃的皇民
撤退的國民
暗流洶湧

五嶽三江幾曾夢
血染黑水溝
還我河山已成空

海峽多少淚
去國還鄉四十載
竟是天倫兩隔空

3.

光復節
多陌生的詞
歸零於解嚴後

撕裂的民主
沉默的第二代
迷失的第三代

廉價的騙術
紮根於島嶼
“這個國家”
她用詞強烈

借殼上市
失根的青天白日
多少獨魔惑眾
光榮島嶼的剝蝕

4.

虛耗的鬥爭
奪走璀璨的奇蹟
不再淹腳目

抗爭的世代
“這個國家”
夢幻中的崢嶸

攻陷行政院吧
好威風的民粹
罷免市長吧
復辟的骯髒集團

緘默吧！這赤裸島嶼
一場疫戰
瀕臨滅絕的火種
誰被推入火海

5.

崛起！
不屬於炎黃的紅太陽

悄然甦醒

一甲子不曾跨越海峽
卻蠶食鯨吞
太平洋上的猛獅

別問我秋海棠
長城內外的史詩
如實壯碩
中國夢

那是一頁歷史恥辱
百年來不曾間斷
黃禍原罪
卻成兩岸讎怨

6.

獨立乎
豪賭於美日
可歎啊！中華魂

自由雖可貴
卻不敵政治棋子
邊緣的砲灰

民主與極權的騙術
崛起復興的包袱
剝落的美利堅
徘徊的臺灣

我們無能自主防守
勒索的軍火商
敲詐的政客試問！
我屬於誰的遺民

*有感民進黨政府視民粹為長期執政的門票，陷人民撕裂於族群與世代價值，無視中美抗爭下成為東亞火藥庫之阿勒坡第二。

2020年6月23日寫於環西路

■威廉·巴特勒·葉慈
(William Butler Yeats)

第二次臨世

The Second Coming

◎逸雲①譯

在越張越大的螺旋裡 轉著飛呀轉著飛呀，
獵鷹聽不見鷹主了；
一切分崩離析；中心無法把握；
世界陷入一派無政府狀態，
血腥朦朧的浪潮，鋪天蓋地而來，
清白的洗禮被淹沒；
至善者毫無信念，而窮凶惡煞者卻極度
狂熱。

毫無疑問 某種世界末日的啟示就在眼前；
毫無疑問 救世主的再次臨世就在眼前。
第二次臨世！我的話還沒剛一出口，
記憶靈獸②的形象就
闖進我的視線：在荒漠沙丘的某個地方
有個形如獅身人首的怪物，
以太陽般的漠然和無情凝視一切，
在緩慢地挪動著大腿前行，此時四周
烏壓壓盤旋著憤怒的沙漠鳥兒。
黑暗再次降臨；不過我現在已知道
它那二十個世紀一直如石的沉睡
終於被搖籃的晃動惱怒成了噩夢。
好一個粗莽野獸，終於等到了它的時辰，
懶懶緩緩地走向伯利恆③是去誕生嗎？

摘自 W.B.Yeats 的詩集 (1989)

①逸雲：懂點英文，再看中譯，難免有些
不足之感，於是據筆新譯。

②聖靈蒙迪 (Spiritus Mundi)

③ Bethlehem，救世主誕生地。

■格奧爾格·特拉克爾
(Georg Trakl)

致妹妹 An die Schwester

◎岩子 譯

你要去的那裡是秋和黃昏，
藍色的獸在林下沉吟，
寂寞池塘向晚。

輕輕飛鳥遺之音，
你也愁上眉稍。
一絲淺笑戚戚。

上帝弄彎了你的眼瞼。
星星夜撿耶穌受難日的孩子，
你的腦門。

關於詩人：

格奧爾格·特拉克爾 (Georg Trakl, 1887-1914) 奧地利詩人，出生於薩爾茨堡一個家境殷實的小五金商人家庭。中學時代開始寫詩，大學時代有零星發表，1913年，處女作《詩》面世，也是他生前僅此唯一的一部付梓成書的詩集。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身為衛生員的特拉克爾隨軍上了前線，戰爭的血腥和殘酷使他幾近精神失常，自殺未遂後，被送往精神病院。1914年11月因過量吸食可卡因，引發心力衰竭而死亡於(波蘭)克拉科夫醫院，時年27歲。在短暫的一生裡，特拉克爾塑造了一種無比獨特，介乎於表現主義和象徵主義之間的詩風格，深得海德格爾和維特根斯坦的賞識，被認為是二十世紀上半葉最神秘，最富於傳奇色彩的德語詩人。

譯者說詩：

這首詩是特拉克爾寫給小妹妹格雷特的。格雷特跟這個哥哥很像，敏感而放浪，無論心性，還是才氣。特拉克爾對這個小他五歲的妹妹親近有加，為她寫過不少詩，也教壞了她——吸毒。據說特拉克爾一生中除了小妹妹外沒有愛過其他女人，兩人被疑有曖昧的兄妹戀，但沒有實鑿的證據，除卻詩裡行間潛在的蛛絲馬跡。來往於特拉克爾和格雷特之間的通信，未留只字，想必被家人銷

毀，其中原委自不待言。不能不提及的是，妹妹在哥哥去世3年後飲彈自盡，同是11月。

在這首3段x3行的〈致妹妹〉中有若干熟悉的意象相繼而現：秋天、黃昏、夜、藍色的獸、搜尋、腦門等等，可以說是特拉克爾詩裡出現頻率較高的幾個，差不多和他如影隨形：沒落、憂鬱、孤寂、黑暗、晦澀、逃離。第1節第2句中“藍色的獸”，且是令人燒腦，它是誰？何以為藍色？意味著什麼？第一時間聯想到大約同時時代的“藍騎士”，有一位名叫弗蘭茨·馬爾克的畫家，德國表現主義畫派的創始人之一，曾畫過不少藍色的馬、狐狸、驢子、鹿之類。果不其然，有資料顯示：這個團體於1911年至1912年期間在慕尼黑組織了兩場畫展，隨後又在德國和其他歐洲城市舉辦過巡回展。而特拉克爾的這首〈致妹妹〉成筆於1913年，詩人的靈感或許來自於此？接下來的問題是，這隻藍色的“Wild”，會是一種怎樣的野物呢？有人乾脆將它直接翻譯成了鹿，其理由之一，因為它是“羞怯的，溫順的”，譬如特拉克爾《童年》裡“森林邊出現了一隻羞怯的獸”(Am Waldsaum zeigt sich ein scheues Wild...)，再如〈致小男孩埃利斯〉中“……間或走出一隻溫順的獸”(……Daraus bisweilen ein sanftes Tier tritt)。理由之二，聖經裡多處有“鹿”出現，例如《詩篇》42:1：“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又如《雅歌》2:9：“我的良人好像羚羊，或像小鹿。”若此，“藍色的獸在林下沉吟”這一句，這一節，可不可以理解作“你若走了，我會很寂寞，很受傷，很難過”呢？

宗教性意象和元素在特拉克爾的詩裡也隨處可見。還是這首〈致妹〉，譬如第3節中的“上帝”和“耶穌受難日”等字眼，顯而易見與詩人的基督教出身(母親天主教徒，父親新教徒)，人生軌跡，及其難以了斷的罪惡意識不無千絲萬縷的關係。對於特拉克爾與其妹妹來說，即便是一樁柏拉圖式的戀情，也難免深重的罪孽感。唯救贖是盼，尤當夜闌人靜，星星大行搜索，愧疚、困頓、難堪、不安於黑暗泥沼裡糾纏不休的時刻。

Jason Shinder

詩選譯

◎蘇拉

傑克遜村，佛蒙特州

因為我沒有結婚，我有著橘子的皮膚
在黑暗中度過一生。我是橘子裏的
盲人。

我不知何時會有一隻手伸進捏破
血液的原子。有時一隻黑鳥會把風
帶進我的頭髮。或黃雲落在冷冷的
地板上

像為了擺脫漂泊悲苦的動物
毆打彼此。所有我認識的女人
都被大霧摧毀而鹿在夜裏
穿越了田野。

新年

我會潛入酒店游泳池底，找到我母
親的髮夾。

將快淹死的女人的嘴放在我大腿上
我要在她的呼吸中注入我的。黑暗中，
我把月光薄薄的白床單
鋪上我妻子乳房的藍色梅子。

在我以為我失明之際，發現一顆新的
行星。

我會愛上另一個男人因為我將是女人。
所有重要的事情將永未發生。讓它
發生。

我將朝身體瞞我至深的秘密
扔一根燃燒的火柴並站在火中。被
我鋸成兩半的人們
會出現在我臥室的鏡中，穿上衣服。

赤楊樹

當我想到我母親是如何關閉——
像寒冷月份來臨時鎮廣場上的
噴泉——時間是所有人避之不及的

科學怪人實驗室器皿中老鼠

緊張的眼睛。她紅色指甲半月板下
馬群在炎熱的沙漠裏完成了

最後的騎行，那裏是她的房間。她
年少時的
長襪掛在窗外赤楊樹枝頭。她無休
無止像個女孩穿上

又脫下衣服。我把掌心推進針尖

不去聽她呻吟。那是什麼？什麼？
我問

像木偶被刺針牽著繩扯向後。

她是我無法拆開的。我是音樂家

為她靈魂演奏。而對靈魂你無法還價。

日落時分

你的死一定如此被愛。
你必須知道什麼是悲傷——現在
立於水畔，低頭看海浪
撫摸你。你必須躺下，
僵硬，手臂交疊，於土堆之上
看黑暗將把你
帶去多遠。我是認真的，這，現在
——

在寒冷在你呼吸中
留下幽靈之前，升起；
在腳趾在鞋子裏並攏前。它就在那兒
——該死的
由橙轉玫瑰紅的下降著的時間與美
麗之圓環。
你沒什麼可傷心的。

無題

若無藥可治，我仍想更正一些事

仍想著人們，讓他們都活著。
我要一扇門在我體內打開，我進入

感受夜晚澄澈，繁星初始。

我願我的錯誤接踵而回，
我像個男人在海灘上解決它們
毫無齟齬。

我最忠實的身體，你不是最好的樣子，
遠不像你曾游過的閃光的河流

但我要痛快的眼淚，當我站在街上

天空在我臉上飄下最細的霧，
不是所有都被給予，不應允許悲傷。

讓我
讓我繼續描述以確保它們曾經發生。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 and 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兩位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 US\$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電郵聯繫：

nworldedit@hotmail.com

紀念屠格涅夫 ◎巴爾蒙特作◎陳殿興譯

譯者小引：

巴爾蒙特（1867-1942），俄國傑出的詩人和翻譯家，白銀時代象徵派領袖之一。本刊 152 期《巴爾蒙特詩選譯》裏有比較詳細的介紹，這裏不再贅述。

一

歲月流逝。死降臨你身，
已經過去了十年的光陰。①
可是死奈何不了你的作品。
哦，詩人，你眾多的形象
將永垂不朽，流傳後人。

二

你在寂靜的墓裏沈睡。
祖國嚴酷的狂風暴雪
在暗夜裏悲傷地啼哭，
唱著催眠曲助你安眠，
低聲祝你在天國幸福。

三

你受之無愧。在黑暗年代，
祖國在沈重的壓迫下
無望地期盼著自由，
苦熬著艱難的歲月，——
這時你心裏只有一個追求：

四

把獨裁者從神座上拉下來，
用生命之浪衝擊峭壁，
把禁錮思想的勢力摧跨，——
你立下了漢尼拔誓言：
活著就是為了把敵人踩在腳下。②

五

你深入人民生活的昏暗深淵，
看到痛苦、簡樸的生活畫面，
那淒慘的美麗令人激賞讚嘆；
你在齷齪的泥淖裏看到了鮮花，
透過粗魯發現了神聖之愛閃現。

六

你同燦爛的群星融合到一起，
用火光驅散了黑暗，
用溫暖融化了嚴寒，
鬥士們前仆後繼英勇衝擊——
農奴制這座監獄終於被攻陷。③

七

在這利於創作的大好時刻，
你不願意讓心靈稍事休歇，
你的胸中燃起了神聖火焰：
一條漫長的崎嶇新路
在你眼前向遠方伸延。

八

貴族之家令人難忘的林蔭路。
廢棄的花園。半荒蕪的池塘。
多好啊，一切都那末熟悉！
丁香花，木犀草，牽牛花，
還有驕傲的大麗花，爭獻美麗。

九

暮色朦朧。隱隱傳來樹葉的私語。
樹林後面塗了瑤瑤的月亮剛剛升起。
青春的心裏泛起了憂傷。
傳來什麼人沈鬱的奇怪低語聲。
什麼人此刻在感到惆悵。

十

遠方，樹林模模糊糊，
微弱的光線照著小路，——
葉蓮娜，麗莎，瑪麗安娜，
阿霞，還有不幸的蘇珊娜，④
這些幽靈聚在那裏輕盈優雅。

十一

人們熟悉的這些奇美幽靈，
愛情和美麗的化身，
貞潔的女性的典範，——
高潔多情的天才給了她們生命，
他給了她們形狀、色彩和容顏。

十二

沒有他，我們也許很久不會知道
懷春女性心裏埋藏的痛苦，
她們隱秘的思想，難言的傷痛；
同他在一起，我們才聽到了
埋藏在窮鄉僻壤的歌聲。

十三

他打破了一潭死水的沈默，
他高聲回答了隱秘的需求，
把女性從黑暗中領進了光明，
她們進入追求和覺醒的廣闊世界，
走上了歡慶、戰鬥和苦難的征程。

十四

因此，我們懷著愛的情感思念
那個已去另一個世界的人，
在他面前燃燒著非人間的長明燈，
在這裏聚集了他感到親切的人們，
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心聲：

十五

雖然命運把你和我們隔開了
漫長的一去不復返的十年，
可是我們的朋友，導師和詩人，
你生活在我們中間！不朽、純潔的
永生之光照亮著你的作品！

1894 年

附註：

①屠格涅夫 1884 年逝世。本詩是為紀念他逝世 10 年而寫的。作者自註稱，一二兩節，他 1893 年 10 月 31 日曾在莫斯科文學愛好者協會紀念屠格涅夫的集會上朗誦過。

②屠格涅夫在其《回憶錄·代序》裏曾說過：“在我看來，這個敵人有明確的形象，有眾所周知的名稱：這個敵人就是農奴制度。對於我歸併在這一名稱下的一切，我決定要鬥爭到底，我發誓永遠不同它妥協……這是我的漢尼拔誓言。”

③五六兩節指的是《獵人筆記》，這部作品對推動俄國 1861 年廢除農奴制度起了重要作用。

④葉蓮娜——《前夜》中的人物；麗莎——《貴族之家》中的人物，瑪麗安娜——《處女地》中人物，阿霞——同名小說中的人物；蘇珊娜——《不幸的女人》中的人物。

時間的織物

Weaves Of Time

桑格塔·古普塔作

Written by Sangeeta Gupta

楊子軍譯

Translated by June Yang

二十九

愛情本身是消耗
裹挾著——
傷害和痛苦

當愛情真的發生
傷害和痛苦
就不遠了

完全明白
仍然渴求
那純粹的魔力
帶給每個人飄忽的感覺

它的火焰，它的烤炙
一種熱情
徹底地摧毀——
讓一個人成為詩人
讓另一個人成為畫家，或任何可想像的
如此震蕩，如此滅頂
人仍然變成……一個存在
被充實，被魅惑
絕非悖論

如果你沒有遭遇過
愛情
如何算是活過
一生

三十

每天
我死去
次日再生

所有傷害，所有羞怯
所有恥辱，所有悲愴
第二天清晨
和我一起死去

在我的化身中
我有選擇性的，快刀般的記憶！

但是不要忘記
我只記得愛情
和它的賜福

三十一

夜晚放鬆感來臨
儘管每個日出
又醒來
帶著新的發現：我

了解這一點
是一天的挑戰
我渴望挖掘
一個永遠陌生的我，日復一日
這本身就是為我的生命——
這個旅行
是為了讓我遇見自己
不過只為放鬆那一個；
然後再次遇見
如此反覆，無止無休。

三十二

生活最大的障礙
是理解和明白
叫做自我的你自己的微點

但是我不期待被理解
就是說，
因為我甚至還沒明白
自己命定的生命細胞

三十三

你以前總是美麗
春天創造神奇
對你秘密的美
你曾坐在歷史的膝蓋上——
驕傲而優雅
你給所有
尋求的人巨大
可能性的禮物
和無限的機遇

所以你賦予我
生長和開花的根系
飛翔的羽翼
你讓我感覺
我值得你的款待

在這裡我受到歡迎
你維持我
多年，無盡的奮鬥

我幸存
都是因為你在身邊
你認可我，這認可讓我成為
現在所是
我屬於你
啊！亞穆納河邊的城市
我如何
不愛慕你！

三十四

愛情是延長的成長
越長
越深

蝴蝶之類
從不感受愛情
愛情還沒紮根
它們就飛走

蝴蝶之類永遠痛苦——
不去愛
也不被愛

蝴蝶之類
閑置（浪費）愛情。

三十五

愛情需要被全然
優雅地接受

人們大多
害怕，不安
因此逃離愛情。
無力去愛
無力被愛。

如果逃離是一種心態——
那麼，當你回避痛苦——
你也回避了愛情，回避了生活

擁有愛情，接受生活
每時每刻
然後，活著，活著
這就是全部

三十六

你永遠不能祈禱
哦，不
因為那不是行動
而是儀式
需要履行
在絕對的靜默中

沒有噪聲
甚至沒有自言自語
你跳動的心臟的一秒
成為一種姿態，一個禱告——
真正在意的禱告

一個青春處子的 抱負與憂思

——讀北塔早期的詩

◎何世進

北塔在中國詩壇已走過了二十餘年艱辛而又光輝的歷程，無論是詩作品或是詩學文論皆縱橫馳騁中華詩界並以矯健的雄姿跨出國門。

新近他從塵封的箱底尋找到6首舊詩。寫作那6首詩時他才20歲，尚是一個正在求學的青春處子，亦如一千多年前初唐四傑的王勃（650-675）。亦可想見，20歲的北塔，在詩創作上小荷才露尖尖角。但他多麼希望像一千多年前的王勃那樣在文學創作上顯露才華。

20歲的北塔機遇並不弱於千年前的王勃，他趕上了改革開放的新時代。北塔在大學外語系學習，亦不乏王勃獻身文學事業的壯志雄心。雖未在青春少時創作出王勃《滕王閣序》那樣流傳千古的經典名篇，卻也以矯健的步伐跨上了詩創作的漫漫征途。

1989年創作的這六首詩便也像荷塘裊裊婷婷的蓮花散發出馥郁的芬芳。亦如是題記所言：“這六首太久太舊的小詩是20歲時寫的。詩言志，志者記也。有詩，那些塵封往事，不會真的被淹沒。”

一、〈被囚禁的風〉，詩人在題記中有簡略的簡釋：“我的本名中有‘鋒’字，與‘風’諧音；跟塔一樣，風也是我的替身，抑或我是它們的化身。”意味著“風”是一種隱喻與象徵。“你曾掠過浩瀚的海面／阻止那太陽縱情的吮吸／你曾給群山換上新裝／讓樹享有眾多的果實。”在詩中風的形象威猛浩蕩，可以掠過海洋，可以在烈日炎天送給人們以爽心暢懷的清涼，更給山川大地披上綠裝，讓樹林結出沉甸甸的果實。在詩人心靈天地裡，風原本是發之大自然的吉祥物，然而卻遭受到“鐵錘、長釘、鎖鏈和荒山”的綁架與束縛。然而風有著從嬰兒呱呱墜地的嬰兒便生長著的剛強意志力，一切人為的阻擋終將宣告失敗，風敢於宣告：必將迸發爆炸的

震響！此詩展現出的詩人青春期任何外界勢力也羈絆不住的倔強意志與創造力！

二、〈日出〉其象徵與寓意日漸顯豁。“濕重的晨鐘像屋檐上的翅膀／回不到那山中的寺院。”意味著日出帶來的是大地從沉睡中的甦醒，不復似山中的寺院那樣靜寂無聲，死氣沉沉。接著描繪日出時家家戶戶炊煙裊裊、牛歡馬騰，在草坡和山谷裡歡笑蕩漾，因為日出帶來了八月稻穀的豐收。年輕的母親可以趁著清晨的陽光，將飽脹的乳房塞給快要醒來的嬰兒，讓她分享新生活的溫馨香甜。一輪鮮紅的太陽，驅使我這青春處子腳踏風火輪，探頭探腦，“驅散我最後的陰影。”將在灑滿陽光的大道上一路飛奔。

這首詩寫得真像“日出”一樣披灑萬道金光，給大地萬物帶來歡笑與沸騰，更給時代青年人以敢扛大山的雄偉意志，衝破陰影，走向光明。

三、〈地下的星辰〉象徵著大自然自有其不容打亂的運行規律。伴隨著商業化的進程，濫採濫伐，將源源不絕的地下礦藏滿足城市工業化需求的同時，它的負面影響不容忽視，“宙斯的卑鄙的勝利／或冷漠地斜睨著／人間的苦難與不幸。”繼而深入描敘，家狗亂蹦狂跳恰正是地震即將爆發的凶兆，災難降臨，帶來的傷痛實不亞於母親分娩嬰兒子宮暴脹，羊水洶湧。結尾一節極具警示意義：“被嫌棄多年的豎琴……渴盼著新的歌手／將它推上海邊的崖頂。”如若不能改弦更張，重新尋求科學發展觀，締造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生態文明，未來將帶來更險惡的災難，亦如“將它推上海邊的崖頂。”即造成更大的災難與毀滅。此詩創作於30年前，堪稱具有預言價值與意義的生態詩。詩人憑借敏銳的藝術直覺，表達出的科學理性與深沉的憂患意識，驚世駭俗。

四、〈傍晚，我在草坪上仰望〉句子不多，然其思想涵蘊卻分外憂憤深廣。此詩堪稱前詩形象思維與邏輯思維的延伸。即感情與理智在交融互滲中的延續與發展。詩人驚嘆：“我在草坪上仰臥／像一名天使剛剛墮落。”這看似有點

突兀，令人難人理喻。可一旦聯繫下文品讀，心中的疙瘩豁然開解：“就驚嘆，身下的草地／已經被剪得如此平整／再寬闊的心空／也有內疚的雲／像癌細胞在骨髓中／繁衍。”喻示草地一旦鏟除得光溜溜的，原始的自然生態遭到了浩劫，壓根兒尋思，人們的內疚之情是無法掩飾，即將遭遇的是癌變。詩人委實掩抑不住心中的悲情，“此時的地球也該有這樣的累／這樣的蒼白／懸浮在不可預測的運氣之間。”此詩創作於1989年離汶川大地震看似遙遠，卻分明就在眼前。

我驚異於一個年剛20歲的青春學子竟然深憂國憂民悲天憫人的廣博情懷。不也像2000多年前的屈原一樣憂愁憂思，愛國愛民麼？屈原哪會想到二千年後的當今，他當年披髮行吟的荊楚大地而今已遭受新冠病毒的噬虐，幾萬人受毒害，數千人鮮活的生命死於非命，且正蔓延至全球一百多個國家。詩人北塔早在20歲的青春時期便用詩抒寫出了屈原式的憂國憂民情懷，他循此繼進，到了新的世紀，步入金秋般成熟的中年，他的思想旨趣得到了高度升華。他深刻闡釋：“當宗教信仰在現代人心靈圖景上失敗，只有藝術能幫我們照亮，從而取代宗教，成為一種拯救現代人日益墜落的靈魂的力量。”（北塔《照亮自身的深淵》第八頁）。事實上，早在半個多世紀前北大校長蔡元培便呼喚以美育代替宗教。當今中學貫中西的學者型詩人北塔經長達數十年孜孜以求的探索又響亮地提了出來，其思想文化涵蘊的科學性與真理價值可堪讚許與效法。

五、〈高原上的大樹〉，詩人的題記：“靈感於1989年國慶節甘南草原”。詩人愛屋及烏，1989年當是大學在讀生的北塔，不辭跋涉，步入甘南草原，以此管窺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是他從青春時期早已立定且真誠踐履的成才立業之路。這個由中國傳統文化孕育，又經受了西方與印度文明洗禮的莘莘學子在對中華大地河水山川無限熱愛亦滲透著無可抑制的憂傷。他親眼看見，“秋天已經逼近大樹／貪婪的乞丐／撕扯著樹上的一切。”以下感性地描繪遭掠奪與

侵害的大樹，令人怵目驚心的可憐模樣，“黃葉被嚼落一地／而樹，站在早熟的風中／臉色蠟黃。”詩人以擬人手法，泣訴目睹慘景時內心的憂傷，“只要那團黑色的雲不動／他所有的枝葉都得孝順／神之城／豬、土牆、玉米棒子和我。”詩人忠實描畫的是業已荒涼的甘南草原，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人為的掠奪加之由此造成的乾旱，昔日芳草萋萋，風吹草低見牛羊的良好自然生態已瀕於危境。向來奉之為“神之城”此時連“豬、土牆、玉米棒子和我”皆無法幸免於難。

以上六詩係北塔20歲時的舊作，之所以值得舊詩新評，我們可以深入研究和探析，北塔詩創作及其詩學建樹之所以能在今天獲得舉世矚目的輝煌成就，是與他青年時期便有著王勃式的少年志趣不凡，善於求教於聖哲宗師，尤其具有承襲屈原愛國愛民、愛自然山川、憂愁憂思的崇高情懷。以上六詩畢竟是少年之作，遠未成熟。然而他矢志不渝追求的象徵主義，已初見端倪。爾後在一中二西詩學的研究與創建中亦有所調適，然而我們仍可依稀辨析他詩人生的青春印跡。

附錄：

被囚禁的風（選三）

——塵封30年（1989-2019）的六首詩

被囚禁的風

你曾掠過浩瀚的海面
阻止那太陽縱情的吮吸
你曾給群山換上新裝
讓樹享有眾多的果實

當雷電被一雙手掌控
你曾托舉飛翔的石頭
讓長空奔騰著你的鞭哨
讓戰馬經受烏雲的考驗

對付你的唇舌和氣孔的
是鐵錘、長釘、鎖鏈和荒山
星辰關閉了吶喊的通道
你被迫退守腥臭的岩洞

天下太平，只有你，被囚禁的風！
在意志的襪襪裡長大
讓那些易散的凝聚成淚吧
讓他們懺悔吧。你選擇爆炸！

日出

濕重的晨鐘像屋檐上的翅膀
回不到那山中的寺院

炊煙引起圍欄裡的嘶鳴
糾纏的記憶終於松開
逐漸鋪滿草坡和山谷

八月的稻田孕育著我的糧食
年輕的母親敞開飽滿的乳房
等待著新生兒的突然醒來

一個充滿火的輪子
小心地駛向我遙遠的村莊
一個孩子已經在大山的肩上
探頭探腦，驅散我最後的陰影

神之城

豬、土牆、玉米棒子和我
到達你的距離是一樣的
你讓我們互相謾罵和攻擊
你自己才能保持不動和尊嚴

我們都是從同一團火中誕生
心中旋轉著同樣的明亮和熱情
我們被同一團氣包圍
就像第一批生物被荊棘皮裹緊

現在我們只能繞著你走
縱使陳述一千條理由
你也不給我們一條路通向你的祭壇
哦，讓我們進入吧，讓我們迷失

你應該知道，是誰趕走了我們
是誰拽著我們脖子上的鎖鏈
將我們從你身邊拉開；而我們
仍然想用腦袋撞開你的大門

陳銘華《散文詩五論》序言

◎劉荒田

一、陳銘華是誰

去西貢，他們說我的越南話有北圻口音；去北京，他們說我的普通話有南方口音；去台北，他們說我的國語是廣東官話；去香港，他們說我的上府話有東南亞口音；回美國，他們說我的英語四不像……他們讓我疑神疑鬼：寫分行的詩，擔心被當作詩歌朗誦；拉行李箱在上水站下車，害怕被圍住查水貨；穿大衣過洛杉磯海關，赫然驚覺自己已幻變成入境產子的孕婦

2015年，59歲的陳銘華寫了這首題為〈異鄉人〉的散文詩，個人身世與現代社會的關係，借“口音”、精神產品和出行形象三方面作了自嘲式展示。

不錯，陳銘華永遠漂泊在“家鄉”之外。原籍廣東番禺，出生於越南嘉定。23歲那年投奔怒海，以難民身份定居美國，在洛杉磯一大學攻讀工科。畢業後擔任電腦工程師。較之這一“不中不越不西”的世俗身份更重要的，是他以“詩”為標誌的文化身份。

一方面，他勤於寫作，出版了《河傳》、《童話世界》、《春天的遊戲》、《天梯》、《我的複製品》及《防腐劑》等詩集。另一方面，他主持詩刊。從1990年12月，和洛杉磯三位詩友自掏腰包，創辦《新大陸》詩雙月刊，出任主編，迄今已30年，從紙刊到網刊，容納數以千計、遍佈環宇的華裔詩作者、評論者的作品，論水準，論壽命，論影響力，在北美都無可置疑地置於首位。

二、作為詩人的陳銘華

我欣賞這樣的人：一輩子致力於自己喜歡的事。這事，如果是“並非人人能做，而自己較有幹好把握的”，則更為高級，不枉一生。自然，幹到底未必幹得漂亮。然而，陳銘華於詩，從中學時代於茲，從沒放棄，卓然有成，這是有目共睹的。

堪稱中國現代詩開山祖師的紀弦先生

(1913-2013)，1996年給陳銘華的第三本詩集《春天的遊戲》寫了有血有肉的長序。對詩集裡“甜味的詩”，如“那婦人／憂鬱是她淡金的髮／因望遠而掛在青蔥山上／那梨渦／是去年我隨意的吻／不必為重逢而白裡透紅”（〈春日〉）；以及“鹹味的詩”，如“一隻腳已在雨季失蹤／另一隻要到福利局排隊／以致剛剛擔保回國／據說是唯一骨肉的女兒／離家出走／他連良心都早給白宮炸掉／不在乎只剩下／這憲法堅持的／一張嘴／用來灌酒”（〈越戰退伍軍人〉）；還有詩人的工於練句，如“她關上所有的窗／不讓一匹雲奔馳”，都讚美有加。

紀弦老人從來嚴“詩與散文”之大防，序中強調：“文學分類，不是詩就是散文，不是散文就是詩，沒有‘介乎散文與詩之間的’混合體”。他還指出，詩集中的佳作、傑作，連同排列之式樣與散文無異的散文詩，“沒有一字一句不是‘詩的’”，完全是“純粹的詩”。

行文至此，還沒有觸及這一本名為《散文詩五論》的精選本。但我設下以上鋪墊，是基於一個論定：欲寫出優秀的散文詩，必須擁有充份的寫詩訓練。當然，從“唯好詩人才寫得出好散文詩”，未必可推演出“好的散文作者也寫得出好的散文詩”，因為散文詩本質上是詩。在這方面，陳銘華做到了。

三、散文詩領域的傑出者

何謂散文詩？大半生從事散文詩的寫作、翻譯與理論建設，成就坐海外第一把交椅的秀陶先生（1934-2020），將這一新興問題定義為：“以散文體作為工具寫的詩”。秀陶比陳銘華長20多歲，是陳銘華最熱誠的老師和最投契的朋友。兩人同住洛杉磯。晚年的秀陶，因頸部以下癱瘓，住進療養院，陳銘華常去探望。這友情本身就是一首至情至性的詩篇。兩人的詩風也近似。

我以為，探討《散文詩五論》一書的特色，恰可回答這樣的問題：為什麼在

“以詩文體為工具寫詩”之外，偏要乞靈於散文？換個說法：散文詩作為獨立的文體，“非存在不可”的理由是什麼？

其一，散文詩偏重理性，排斥直露的抒情。試看集中的一首：

如盾如矛。如菌如蕈。如禪機開關。
如許許多多突然在夜雨斷續間浮游的
群體，裡面孤獨地顯現的其他事物一
樣，原來為的都不是遮風擋雨，就連
詩人撐著走過雨巷的那一把也不是

西貢街頭那一年，華爾街頭那一年，
皆不是。但挨著取暖是必要的，愛撫
麻將是必要的，手機“火聊”是必要
的。輕捏直指人心，見性即便離散…
…你我始終已不自覺地默默推動著這
亂世的齒輪

——〈一把雨傘〉

這一首的思想容量，托物言志的詠物詩斷難以負載。第一節，先賦“雨傘”以好幾個銳利而貼切的形象，繼而否定了它亙古不變的功用：遮風擋雨。連詩人撐著走過雨巷的那一把也不是（戴望舒名詩〈雨巷〉中，被丁香一般的姑娘拿著的油紙傘也不例外）。且注意，“如盾如矛。如菌如蕈。如禪機開關”都是為下一節預備的——西貢街頭也好，華爾街也好，不都有過雨傘運動，即群體性抗議嗎？這就是雨傘之為用。一如聚眾的活動，如取暖，如方城之戲，如以手機聊天。傘柄上的開關輕輕一摳，行動就開始；一旦遇到劇烈衝突就離散。參與者手裡旋轉的一把把傘，就是“亂世的齒輪”。就此，在我的閱讀範圍，似未見哪位詩家，如此巧妙而深刻地把“雨傘”這一意象揆入群眾運動，其思辨上的張力，勝過一篇萬字政論。

更要強調的是，“庾信文章老更成”，從後中年進入晚年的陳銘華，用筆之辣，如老吏斷獄；又機鋒深藏，入骨的諷刺，細加品咂，味道才出來。

匪徒劫了一輛油電混合動力車，警察
在後面拚命追

電視直播出人意料：警車油盡了，匪

車仍然飛馳在直升機盤旋的半徑之內
——〈環保廣告〉

警匪即正邪的對峙，油電兩用車和汽油車即現代科技的對峙，結局是令人哭笑不得的。

匆匆起床洗洗、擦牙，匆匆吃甜甜圈，匆匆喝即溶咖啡，匆匆到辦公室，匆匆回覆十來封電郵中之一，匆匆排隊買麥當勞午餐單上之一，匆匆讀大堆後現代口語詩之一，匆匆存檔幾份設計草圖之一，匆匆選擇回家途徑之一

——〈複製人8〉

這就是日常生活的節奏，是無奈，也是自嘲。

四、善用“不分行”的優勢

散文詩和散文一樣，不分行。有人為了譏諷流於一類淺薄的新詩，故意將一句大白話裁成幾段，名之為“詩句”。十多年前引起詩壇熱議的“麗華體”，如：“毫無疑問／我做的餡餅／是全天下／最好吃的”——〈一個人來到田納西〉，（這位詩人寫過不少好詩，不能全盤否定），斷句成了笑柄。

現代詩與散文唯一的表層區別，在於分行與否。分了行，行與行之間須有間隔，有阻斷，有跳躍，有對照和交響。反之，順流而下，溜滑誠然溜滑，但難免垮作一堆，散文化之弊由此而來。散文詩不依靠分行而造成的張力，它的感染力來自整體意象。在這方面，陳銘華匠心獨運，作了示範。

搞房地產的朋友告訴我一個天大的秘密：房價高低、地段好壞原來只在於一坨狗屎。理想的街區草地和人行道分明、乾淨齊整，狗屎大部份時候躲起來；次一點的間中會發現一坨，可能是走丟的狗情急時所為，或個別狗主看風景走了神；再次一點的雖無狗屎，卻有一些裝食物的塑料袋和飲料罐；再再次一點的則是盛過酒類的瓶

子；再等而下之的便是裝過愛慾的安全套了

這朋友不知道我每天遛狗，還帶著一個能測度狗屎重量的塑膠袋

——〈狗屎的重量〉

不錯，這大白話式“商業秘密”，初次在美國買房子的人最好明白。在街上走一趟，看以狗屎為核心指標的外觀，從而斷定街區居民的質素，治安的好壞，以便決定在不在這裡買。論全詩的敘述策略，純然的白描，並無奇特的聯想，拔高。最後一行，呼應前文的“朋友”，點出題旨：一點也上不了體面的狗屎，重量非同小可，作者心知肚明，因為每天都帶上盛狗屎的塑膠袋。

五、兩個須強調的特點

說了陳銘華散文詩的“地道”之後，還要指出，較之眾多散文詩作者，他還有兩個出類拔萃之處：

● 豐沛的人生滄桑

● 本集所收的晚近之作中，相當部份是表現旅人情懷的，蒼涼的身世之感，詩化的家國情思，讀之動容。越南是作者的第一故鄉，去國數十載後的回歸，百感交集，欲語還休，欲表現感情的糾結，情緒的繁複，以單純為特徵的短詩力有不逮，作者深沉的反思，嫻熟的藝術功力，一一見於爐火純青的作品：

我常常活在一九七五年。非關四月，不因愛戀，只為那段日子就像女子般愛拉拉扯扯，不肯放手；不需時間機器，只要一首情歌，一陣過雲雨，一小碟魚露，甚至某一片花瓣，僅僅一瓣，明明無風卻飄飄然落下帶我回去……更何況今天我自己乖乖送上長途巴士來，過邊界，下西寧，陷古芝，破福門（我第一次墜落地球的地方），瞬間就兵臨城下了。那時城的名字猶如馬蹄的達，如長衫翩飛，和諧、優雅、浪漫，沒有如今那種將神祇牌

連名帶姓呼號的機械音節

——〈回西城〉

高牆鐘聲三響。丁氏雪李氏雪陳氏雪梅氏雪黎氏雪裴氏雪莫氏雪鄭氏雪阮氏雪，眩目的雪從上下兩層法蘭西走廊飄出“中學女生嘉隆”拱門的艷陽天，雨後的梧桐樹葉四面八方一擁而至……“昔我往矣”，別相信那些北國吹來的、無知的風言風語；雪花三千，獨待一瓣，要聽就聽我這帶著美利堅蜜香的故人腔調吧

——〈長襖來思〉

● 以科技入詩

陳銘華上大學，本科是電機工程，畢業後以它為專業超過30年，嚐遍業內的甜酸苦辣。然而，體驗是一回事，將之詩化，深化，在人性的高度審視高科技業者的靈魂，是另一回事。

一隻隻數碼化了的獸，在兩個、三個、無數個網絡的交匯處撒歡；一盞盞紅的、黃的、綠的眼睛不停閃爍尋找對應的密碼和頻道……傳遞？分組？重疊？它們以其懵懂雙角，在多種可選的路徑中選擇最佳的路徑。因此，不論是“路可使由之”或“不可使知之”都沒有什麼大分別。然而當我突發奇貼要稱它們為“路知器”後，微信卻迅速地屏蔽了我

——〈路由器〉

讀完《散文詩五論》，我要說，到了思想與詩藝均臻成熟的晚年，陳銘華已躋身“散文詩大家”之列，本集所蘊藏的獨特個性，所體現的境界、深度和力度，直追於他亦師亦友的秀陶先生。今生有此收成，當無遺憾。

2020年5月於舊金山

《散文詩五論》後記

◎陳銘華

在第一本散文詩集《天梯》的後記裡，我曾提到“……寫散文詩始於一九九三年，當時覺得許多事情，非常寫的短詩所能盡述，乃有〈造物者〉的試作。……”，經過這些年實踐，我又多了一些思考：古詩不分行，以韻腳分句明義；白話文運動引進標點符號後，詩方效法西詩分行，新舊兩種詩體可說都有了特定的形式。其實，當前分行的新詩絕大多數是以“散文”而非“韻文”作為工具，講究音韻、排比是韻文詩形式；不押韻但因分行斷句而造成節奏感或意象跳躍的安排，不也是一種形式嗎？那麼，運用普通語法結構，以沒有任何束縛及限制的散文文字來梳理且不分行的詩，作者就只能在題材、結構和思考方法上來演繹，詩趣、詩質的發掘經營難度應該更大，散文詩便是我給自己的這樣一種挑戰！

近二十年來我的創作以散文詩為主，其間雖曾自費出版過《天梯》和《防腐劑》兩本詩集，距今卻已十年有餘。去歲詩人劉荒田建議從中精選並加上部份近作在中國大陸出版，不巧因疫情和其他原因延宕。今從新審視，發覺新作不是不可以先行成書，坐言起行，感謝劉荒田兄為此改寫了序文，感謝詩友蘇拉的封面設計。至於所謂精選，稍後再編一集亦未為遲也。

2020年5月25日洛杉磯

詩
入
欄
案

智利詩人米斯特拉爾 ◎劉耀中

米斯特拉爾（Gabriela Mistral, 1889-1957）出生於智利的比庫尼亞，卒於美國紐約亨普斯特德，以盧西拉·戈多伊·阿爾卡亞加（Lucia Godoy Alacayaca）為筆名。她是拉丁美洲第一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1954年）的婦女，她具有西班牙、巴斯克和印第安人血統。母親是位教師，她本人也是，在智利北部一個小村莊長大，十五歲便開始在鄉村小學執教了多年。後來在重要的聖地牙哥學校升任教授。她雖然是詩人，但其正業卻還是一位教育家、文化官員和外交官。

她本人事實上也曾有過悲劇的過去，年青時的情人、未婚夫因逃債自殺，雖與她的寫作沒有直接連繫，但就因這件事故她一生不嫁，在她的早期作品裡也籠罩著一種受挫的母情、柔性的鬱悶情調，不過這同時也是堅強的表現。

1914年，她的三首《死的十四行詩》（Sonetos de la Muerte）獲得第一項智利文學獎 Jocagos Florales，在這個比賽中確立了她的詩人聲譽。她的早期作品《孤寂》（Desolacion, 1922）中有一首題為〈痛苦〉的詩詳細地描寫了以她的情人自殺為結局的戀愛事件。

1924年，繼《孤寂》的樣式寫了《情》（Turnura）和《有刺的樹》（Tala, 1938），顯示出她對人類較為廣闊的關注。然而，米斯特拉爾對孩子和被蹂躪者的愛，仍然是她的主要題材。她把感情伸展至宗教方面，而獲得拉丁美洲一些大主教和宗教人士的同情和共鳴。她的詩不是給人們以美的享受的，而是對死亡的悲痛，唯有擁抱著宗教的虔誠才能超越死亡。米氏認為自己是個七情六慾和心內充滿妒忌的普通女人，在她的詩作裡才感到的美。有人認為她的詩是祈禱文和聖歌的讚美詞。她為沒有生育過孩子而感到羞愧，認為那是上帝賦予女人的本能。

米氏視基督教是感情的基礎，不是儀式上的信仰。她極度羨慕美國，說智利只不過是山區，提高了美洲的印第安人和黑人追求實際的生活意識。

她最後的一本詩集是《葡萄壓榨機》（Lagar, 1954）。米斯特拉爾遊歷過許多地方，曾居住在意大利和法國多年。也曾執教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和瓦瑟學院、講學於美屬波多黎各等。她曾在國聯的社會學委員會和文化委員會以及聯合國任重要職位。

米斯特拉爾的外交聲譽很高，智利政府曾委任她為名譽領事並賦予開設領事館的權力。

她的作品有多國文字譯本，她的許多散文作品則尚未出版。

智利名詩人聶魯達在他年青（14歲）時曾拜米氏為師，那時聶氏是個天才和可愛的兒童，但已是一個詩刊的主編了，受過米斯特拉爾深深的影響。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思想，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來稿一經刊出，美國國內將致贈該期印刷本一冊，美國國外則寄贈 PDF 電子版。本刊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電腦打字或騰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電郵：

nworldedit@hotmail.com

編輯筆記

從實用主義角度來看，寫詩的確可有可無，不是生活的必需品，只是人較為高級的一種技能，能將自己的思想化成文字傳達。而基於傳達可得到的最大效果故，相信無人會反對用最普通、最大眾化的語言來創作這一前提。因此，不論是現時正流行的口語詩，還是被口語詩人們視為以書面語來寫的意象詩；也不管是散文詩，或甚至是韻文詩，採用口語理所當然，只不過我們應該認識到所謂書面語亦來自口語的事實。台灣詩人、詩論家簡政珍在他臉書上貼的《苦澀的笑聲》23上說“口語是人類溝通媒介的雛形，稍一不慎，就大量的流洩……經常以‘量’取代‘質’”，此乃口語通病，詩人們不會不明其所指，但簡緊跟著又說“意象是書寫的特質……隱含細緻的思維，並非既有理念的媒介。人和人之間的溝通，若是意識到對語言的尊重，就在於力求口語的質地接近書寫。”。口語和書面語從來都有或多或少的一點距離，以前是以後也將是。一個口語和書面語越接近的社會，是一個教育基本較為公平普及的社會！正如社會學家、政治家們的遠大目標是要改造為均富而非均貧的人類社會，詩人的創作難道不是提高口語而是降低書寫的水平來拉近距離？詩不僅是“既有理念的媒介”、白描和直抒胸懷的東西，詩的文字“隱含細緻的思維”，不勉強白亦不刻意雅，清晰、精煉、準確方為轉抽象思想為具象藝術的最佳方法！

趁《新大陸》創刊30週年之際，我們已於今年6月5日正式推出微信公眾號，每日或隔日或不定期重點選發創刊至今的文章和譯詩，由詩人蘇拉負責編輯，請大家掃描封面內及封面底的二維碼關注、閱讀。

本刊網站 newworldpoetry.com 備有每期詩刊的電子版，歡迎詩友們前往瀏覽、免費下載。

由於美國郵費連年暴漲，本刊經費短缺，除訂閱及與本刊有交流的刊物外，已不再寄贈印刷本給美國境外的作者，而改以電郵寄贈電子版。不得已處請大家原諒！至於有長期電郵電子版服務需要者，請電郵本刊郵箱 nworldedit@hotmail.com 索取。

詩訊

由中國文藝家雜誌社和《創世紀》詩刊等協辦的首屆“猴王杯世界華語詩歌大獎”7月10日至8月20日徵稿。並於今年9-10月份在南京舉辦頒獎典禮暨文藝朗誦會。新詩投稿：hwbsjhysgdjs1@163.com；舊體詩投稿：hwbsjhysgdjs2@163.com。

《世界抗疫詩精選》2020年6月由Chicago Academic Press出版。詩人徐英才和冰花主編。

詩人陳銘華的最新詩集《散文詩五論》，經於今年6月由新大陸詩刊出版。選124首風格獨特的散文詩。請到亞馬遜：<https://www.amazon.com/dp/171496714X> 訂購，或電郵：nworldedit@hotmail.com 聯繫洽購。

詩人陳聯松詩集《詩療》三卷：《遇見天地》、《遇見你我》、《遇見漢字》將由新大陸詩刊近期内出版。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5.00
2 溫柔	詩集	心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5.00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韁	詩集	果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等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貝	售完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售完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水	售完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售完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售完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揮	售完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售完	\$6.00
21 我欲挽留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售完	\$8.00
22 聽雁扣絃集	詩集	周正光	售完	\$8.00
23 女兒入籍	文集	遠方	已出版	\$12.00
24 天上人間	文集	郭揮	售完	\$8.00
25 死與美	詩集	秀陶	售完	\$25.00
26 天梯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8.00
27 三釘記	詩文集	千瀑	已出版	\$8.00
28 水字	詩集	張耳	已出版	\$8.00
29 九月的歌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10.00
30 我的複製品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1 悠悠流水	詩集	揚子	售完	\$8.00
32 上世紀最後 de 對白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8.00
33 白雲一片去悠悠	文集	遠方	已出版	\$13.00
34 防腐劑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5 分身術	詩集	明迪	已出版	\$10.00
36 雲雨情 (中文版)	小說	逸韻	已出版	\$14.95
37 寄居蟹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12.00
38 明日又天涯	小說	吳懷楚	已出版	\$20.00
39 秋窗 (Autumn Windows)	英文詩集	非馬	已出版	\$10.50
40 散文詩五論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10.00
41 詩療卷一：遇見天地	詩集	陳聯松	印刷中	
42 詩療卷二：遇見你我	詩集	陳聯松	印刷中	
43 詩療卷三：遇見漢字	詩集	陳聯松	印刷中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空郵郵費\$2.00，國外\$4.50。寄：
329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 新大陸詩刊 —— 美洲唯一定期出版、創刊三十年的華文現代詩刊 ◎

◎ 珍惜資源 · 保存心血 · 閱後如不欲保存，請轉送他人 ◎



請掃描二維碼關注新大陸